

羅文全書

冊廿五之一

生活的修養與境界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序

一、

閱讀了布拉神父 (P. Pownat) 的四厚冊《天主教神修史》(La Spiritualité chrétienne)，知道我們教會從初期的聖賢，就已專心於心靈生活的修養。初期的北非洲隱修士，以聖安當為代表，穴居荒漠中，克己苦身。稍後聖巴西略主教訂立修院章程，聖奧思定和修士同居，開始團體隱修生活。後來聖本篤創立修會，以祈禱勞作為規範，結合動靜的神修。聖伯爾納則代表本篤修會的苦修院，長齋靜默。中世紀時聖方濟和聖道明，開創佈道的神修，近世紀聖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發揚聖衣會的默觀生活。路德分裂教會以後，聖依納爵重整聖職員的精神，執行嚴肅方法的神操。聖撒肋爵主教則指導一般教友的神修途徑，聖味增爵又培植在俗聖職員的神修生活，把以往神修成聖的目標，從修會的會院，帶入社會的家庭中。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在論教會的憲章裡，乃肯定神修成聖，為每位受洗者的責任。

但是不能諱言的，我們教會的神修方法，都是修會的方法，和修會的生活密切連繫。古代和中古的中心觀念，在於聖保祿宗徒所說的靈肉衝突，為發展心靈的精神生活，務必克制肉慾、肉慾的活動在於身體，神修的工作便注重刻苦身體。守長齋，打苦鞭，多靜默，少出門，勤祈禱，在修會的會規和日常生活的章程上，都有製定的規律。基督的形相，則為梵蒂岡富西斯篤聖殿內，中間牆壁大畫家米開朗基羅所繪的終審判圖，威嚴雄偉的判官基督。神修生活是在一種恐懼心理中發展。

近世紀歐洲浪漫主義盛行，戀愛小說的愛情在文藝作品中，表現淋漓，基督在神修生活的形相，由判官變為新郎，神修乃為預備燈油，迎接新郎於半夜來臨，修女懷著新娘的心情，與基督締結神婚。

當代歐美人，在兩次大戰以後，憧憬東方的神秘主義，追求脫離物質的精神生活，實行印度的靜坐。天主教人士乃從禮儀中尋找心靈的安慰，禮儀生活成為神修生活的象徵。

不信仰宗教的中國人，站在神修生活的門外，看著歐美社會的科學和物質享受，大喊歐美的文明為物質文明，歐美的哲學從來不講精神生活。他們不懂歐美所有講述精神生活的專書，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不過，這些書都是放在教會的圖書館和教會人士的手中，他們鄙視宗教信仰，當然不樂於去看。但是不應當說歐美文明只有物質，沒有心靈。

中國的哲學是講心靈，不單是從《書經》就開始講，而且歷代是以心靈為哲學的中心，並不是如同王陽明所說孟子的心學，中斷了一千年，由宋朝陸象山重新講論。心學在儒家裡從來沒有中斷，陸象山所講心學不是孟子的嫡傳。

但是，中國古人以宗教為對心靈的關係，人生禍福操在鬼神，祭拜鬼神以求福免禍。孔子把禍福和善惡相連，行善有福，行惡有禍，上天的賞罰非常公平。孔子和後代儒家便常講行善避惡，善惡的標準在於人性天理，天理的表現，由人心而現。儒家的哲學專注於人性人心。行善避惡的途徑，乃是率性，按照人心天理而動。然而人心有情慾，情慾為物質，情慾牽動人的感官，以壓迫心靈。儒家便主張克慾，克慾的方法，在於守禮，守禮以持敬，持敬以慎獨，慎獨則靜坐。情不亂動，意乃誠，心乃正。《大學》說修身在正心，正心在誠意，歷代儒家學者努力以成聖為目標，成聖不能，最低可成為君子。

儒家的修身，以正心為主點，心正則人心天理自然顯明；《大學》說明明德。顯明人心的明德，全在克慾，克慾乃為修身的途徑。人走這條路，由自己全力去走，目標看著自己的心，心以上，不看上天神靈，上天神靈只主賞罰，賞罰隨著人的善惡，善惡由人去造。

儒家的心靈生活和上天連不上關係。雖說人心來自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有好生之德，人心也有愛之理，愛之理稱爲仁。然而人心之仁，祇及於萬物，以協助萬物的化育，不上達皇天上帝。對於上天，祇有敬，不用愛。

儒家精神生命的發揚，使自己的精神發揚到宇宙萬物，和天地合德，和日月合明，和四時合序，和鬼神合吉凶，如同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充塞天地。

三、

三十年前，我寫了一冊小書，書名叫《生活的體味》，是用文學小品文的筆法寫的，供青年人閱讀。近二十年所寫書籍，都屬哲學的學術書，另外是關於中國哲學，以致造成所謂中國哲學專家的印象。有人便向我說：研究中國哲學，費的時間那麼久，寫的書那麼多，應該能夠寫一冊書把中國修身學和天主教神修學融會一爐，加以冶化。我聽了以後，深深考慮，我究竟是位主教，有責任指導神修生活，乃決定寫這冊書。

但是，我不是用研究學術的方法，系統地、分析地來寫，我是以中國古人體驗生活之道來寫，而且用文學筆法，因此，在一章中，不分段分節，只是一氣寫下，若就全書說，則有一個系統；所有系統是「純而明」，「明而神」，「神而通」。這個系統相當於天主教傳統

神修學的三階段：淨 (Purification) ，明 (Illumination) ，合 (Univification) 。先是消極地洗淨心靈，後是積極地進德行善，最後進入和天主相結合。

中國儒家和道家的心靈生活，都沒有至上神靈作目標，儒家祇以同天地合德，道家祇以在元氣中與道相合，同天地而長終；故心靈雖超越單體的人物，並不超越宇宙天地。佛教以絕對實體之真如作心靈生命的歸宿，真如則是人的真我和實體，心靈歸於真如以入涅槃，是入於自己的本體，不是進入超越本性的境界。中國的修身進德，心靈是關在自己以內，祇求盡量發展自己的本性，〈中庸〉稱爲盡性，稱爲至誠。

我們天主教的神修，則是潔淨自己的心靈，以同基督結合。基督在我們的洗禮中，因聖神而赦罪，再因聖神提高我們心靈生活的本質而進入超性界，接受基督的天主性生命。心靈有了天主性生命，我們心靈和基督結成一體，不是融會，不是化合，而是在相結合，基督仍是基督，我們仍是我們。但基督在我們心靈內，天主聖三也在我們內。儒道釋都主張反觀自心，以見自己本性；我們也主張反觀自心，以見心中的天主基督。反觀自心以見本性，不用祈禱；我們反觀自心以見天主基督，同天主基督密談，則是祈禱。反觀自己本性，以求生活規範；我們反觀天主基督，也是求生活規範。修身的工作，在於實踐生活規範，儒家便是克慾以率性而明明德；我們是克慾以行天主基督的福音，目標不相同，克慾行善的方法則可以相同。融會中國儒家修身之道和天主教神修之道，就在於採取儒家克慾和修德的方法以達

到「明而神」的境界。

儒家心靈生活的目標，專看自己的心，以求光明磊落，是單面的反觀，是寂靜的反觀；我們天主教的心靈生活，在心中看到天主基督，同基督而擴到無限，與基督而進入天父生命中，是交談的，是孝愛的，是活躍的。我們的心靈生活的最高境界，乃是長久的甜蜜的祈禱生活；是神而通的生活。

羅光 序於天母牧廬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序於天母牧廬

生活的修養與境界

目 錄

序 i

上篇 純而明篇

- 一、導言 一
- 二、止於至善 七
- 三、靜而后定 一四
- 四、定而后安 二三
- 五、心地光明 三一

中篇

明而神篇

六、齋戒沐浴	三八
七、成性存仁	四四
八、心靈祥和	四九
九、怡然自樂	五七
十、神而化之	六五
一一、朏朏其仁	七三
一二、大孝尊親	八一
一三、致知格物	九〇
一四、無憂無懼	九八
一五、冰清玉潔	一〇五
一六、中正心謙	一一二
一七、天倫之樂	一一九

下篇

神而通篇

一八、以友輔仁	一二六
一九、爲政以正	一三一
二〇、通於世人	一三七
二一、守口如瓶	一四五
二二、通於萬物	一五三
二三、天人合一	一六三

上篇 純而明篇

一、導言

舊病復發，住在榮民總醫院靜養，心神清靜，看看自己的心靈，體驗到應該洗刷洗刷。

越看自己的心，越往深處看，越覺俗氣很重。既感覺不到「心地純淨乃真福」，（馬寶福音

第五章第八節），連佛教所說「六根清淨」和道家《莊子·在宥篇》所說「墮汝形骸」也

沒實現，更談不到孔子所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 為政）

天天忙著各項事務，別人說為教會爭光；自己往心的深處看看，多少為自己爭光的俗氣！人家常來拜託，我可以替人家做的事一定做，在我牧廬工作的人，在我秘書處服務的人，都覺得我有愛德，自己往心的深處看，多少看重感情的俗氣！

應該洗刷自己的心了！遺囑早寫了，有價值的物品已經送給故宮博物院和輔大天主教文物館了，連自己的墓都造了，還等什麼時候來洗刷心靈呢？我並不是像孟子所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現在不必操心中國主教團的事，然而還該操輔仁大

學的心，就是將來從輔大退休，自己仍舊是主教，主教卻須常為教會服務，「死而後已」；不，死後在天，主教仍舊要為教會代禱！

洗刷了心靈，精神洋溢。外面的工作減少了，生活的範圍漸漸縮到家裡了，精神卻更可以洋溢於外。

我素日精神生活的標語，為「純而明，明而神，神而通。」這三句取自中國的古書，「純而明」取自《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而神」取自《中庸》的「大德敦化」（第三十章）；「神而通」則取自王陽明的「一體之仁」（大學問），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 西銘），但是我給三句標語，加予天主教精神生活的意義。天主教精神生活的意義，包涵在基督的山中聖訓和最後晚餐的聖訓裡。

儒釋道三家都講究心靈清淨，節慾或絕慾。儒家以人性的良善由心而顯，《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但是人心有慾情，慾情蔽塞心靈，孟子乃說「養心莫善於寡欲。」（盡心章下）王陽明在他的四句教說「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格除物慾，使事物常常正直，和良知能夠知行合一。

道家主張清淨無為，一切求靜。莊子雖不像老子的偏激，「棄聖絕智」，卻很以世物為桎梏，要忘掉自己的身體。

佛教坐禪，空掉心中的一切慾念。所說「六根清淨」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斷絕慾望，達到絕慾的境界。

絕慾當然不可能，否則把人弄成「槁木死灰」，老子的「歸真反璞」，回到初民的自然生活，也絕對不可能，否則使人由文明反回野蠻。

儒家的節慾則是中庸之道，使心的動，能夠合於理而中節，但是國人因著講中庸就習慣做事不徹底，基督所要求的精神生活，則是徹底棄絕自己。棄絕自己，是棄絕本人，不是棄絕世界，更不是棄絕世事。

棄絕本人，當然不是自絕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自絕自己的工作，而是棄絕自私；自私是求自己本人的滿足，私心的滿足，是以自己作為工作的目標，忘記了自己是屬於造物主天主，私心來自私慾，節慾便成為精神生活的第一步。《大學》說「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第一章）定靜的境界，為精神生活的基本境界，心不定則亂，心亂則決不能進入精神生活的大門。心怎麼能夠定呢？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止為人心的目標，心有目標才會定。《大學》以「止於至善」。

生活的至善，當然是天主。宇宙間的真理、美景、善德，都不能完全滿足我們心靈，我們仍舊希望愈多愈好。天主乃絕對完全的真美善。

止於至善的天主，不能作為一個懸掛的抽象畫，模模糊糊，僅在想像裡想著，而是誠心

地相信天主和我同在。天主既住在我的心裡，爲什麼我卻在生活裡體會不到呢？是因爲慾情使心動，心不能止於天主。

佛教實行坐禪，練習「心如止水，不起波浪。」宋明理學家也效法佛教，教學生靜坐，心不思慮，又免學生學懶，乃教人積極「持敬」或「守敬」。靜時定，動時也定；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一切「持敬」，在外面行動容貌端重；在心內「主於一」，只想當前的一樁事。理學家以「持敬」節慾。

節慾爲除去「止於至善天主」的障礙，聖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兩位聖人，教了我們徹底的辦法，徹底消除「我」，「主於一」地完全歸於天主。

「我」，在哲學上，在心理上，不簡單，而且很複雜。每個人可以有三個「我」：一個「天生的我」，一個「自塑的我」，一個「旁塑的我」。

「天生的我」，造物主賜給我的情、才、性格，結成我的個性。大學生初進大學，從心理輔導處求認識自己，認識自具的才能，認識自具的興趣，好能決定自己求學的方向。爲修身建立人格，更要認識天生的我，以便善用天主的恩賜。

「自塑的我」，我自己幫著天生的情才，用教育，用習慣，用鍛鍊，塑成了自己的個性。這個我就比天生的我更複雜，更神秘了。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慾望，有自己的追

求，有自己的喜好。孔子和孟子都很看重自己所塑成的我。孟子自認爲人君之師，是不能召的治國大臣。到了一國，該是人君去拜見他，不是召他到朝廷相見。他還說：「說大人，則藐視之，勿視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下）儒家常教人重視自己的志向，培養骨格，「頭可斷，志不可奪」，陶淵明曾不願爲五斗米折腰，寧願饑餓，也不願損人格。

「旁塑的我」，爲家庭和社會所塑造的形像。天生聰明的子女，一定是聯考的勝利者；不幸，榜上沒有名字，或是沒有考上明星學校，家中人便認爲是家醜，他在親戚中不能抬頭。在社會上，人家把我塑成了于斌樞機的繼承者，于樞機在社會上做了的事，我也應當做；若沒有做，不好看四周的顏色，在教會內就聽到四面楚歌。

天生的我，無論高下，都是天主的恩賜，既該感謝天主，又該樂於善用。不可像基督所講元寶譬喻裡得了十個元寶的僕人，把元寶埋藏地下，將來就是原數交還，沒有浪費，仍舊要受懶惰的責罰。

自塑的我，祇要合理，也是貴重。聖保祿宗徒決不容許毀壞他的形像，他是猶太人以外的民族之宗徒，自己苦功掙取生活費的傳道者。

旁塑的我，若合於理，則是孔子所說的正名，在何地位就盡地位的責任，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聖保祿宗徒曾說人家都認爲我們是基督的僕人，大家也要求僕人忠心

盡職。

我們應該棄絕的我，乃是我的私心，私心以一切都為滿足自己的慾望；身體的慾望是食色，心靈的慾望是名位。應該棄絕這一切自私的慾望，以一切歸於天主；歸於天主時，自私的慾望不免痛苦；這些痛苦就是基督所說每天的十字架，跟隨祂的人每天就背著十字架跟著祂走。

自私心也養成聖職員和修女們的俗氣，炫耀自己的才能，處處想在人以上，這是傲慢的俗氣。要聽人家常提自己的名字，要見報章和電視對自己的報導，這是誇大狂的俗氣。處處鑽營，事事託人，步步往上爬，這是好為人上的俗氣。喜人鼓掌，愛受歡迎，這是好排場的俗氣。我們聖職員只要沾有上面的一種俗氣，在人們的眼中，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基督曾經說：「鹽若失了味，還有什麼用處？只好丟在地上，任人踐踏。」（馬竇福音 第五章第十三節）

洗除自私的慾情，心靈清白晶瑩，反觀自心，常見天主聖三。「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第二十三節）

洗除自私的慾情，心必正，意必誠，「由自己而講的，是尋求自己的光榮；但誰若尋求

派遣他來者的光榮，他便是誠實的，在他內沒有不正的壞處。」（若望福音 第七章第十八節）

洗除自私的慾情，心靈必全是光明，沒有陰暗的一面：「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若望福音 第八章十二節）

洗除自私的慾情，不求自己的光榮，祇求天主的光榮，天主必光榮他。「如果我光榮我自己，我的光榮算不了什麼；那光榮我的，是我的父。」（若望福音 第八章第五十四節）

洗除自私的慾情，心靈乃得永生，不醉心世物，卻專務天上的事。「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祂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望福音 第三章第十六節）

二、止於至善

《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第一章），止，是「止於至善」。

古代的教育，有射箭的課目。孔子以射箭為教人守禮，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 八佾）射箭在教育上還另有學習「定心」

的意義，先要瞄準射的目標，再要平心靜氣，雙腳站穩，身子伸直，兩腕平開，這是學習在生活上有了目標，全心對準目標，心不旁騖，孟子曾說：「羿之教人射，必志於鵞；學者亦必志於鵞。」（告子上）

聖保祿宗徒在往達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天光摔下馬，大聲喊說：「主，你是誰？要我作什麼？」（宗徒大事錄第九章），他找尋自己生活的新目標，他找到了，「世界和我都已經釘死在十字架了。」（致加拉達書第六章第十節），「我生活，已經不是我生活，是基督在我以內生活。」（加拉達書第二章第二十節）

生活的目標，在以基督的生活為自己的生活，基督的生活是怎樣的生活呢？耶穌基督自己說：祂的飲食，是奉行天父的旨意。（若望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三節）

同基督一起奉行天父的旨意，為我們生活的至善，作我們生活的目標，造成生活安定的境界。天父的旨意在那裡？

基督聲明說：「人生不專靠飲食，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聖言。」（馬竇福音第四章第四節）天父的聖言即是天父的旨意，天主的聖言收在福音，實踐福音的教訓，是奉行天父的旨意。

每天讀福音一段，讀完福音讀宗徒書信。一遍一遍繼續讀，莫要間斷。我在羅瑪時，幫

吳德生公使註釋所譯《新經全集》，全集至少讀了三遍。現在我每晚讀聖經，讀四書各一段，又讀唐詩或宋詞一首。讀四書是看古人的話，讀詩詞則欣賞詞曲之美，讀福音乃恭聽天父聖言。天父聖言由基督宣講，基督雖死，卻已復活；當時在猶太地講了這些話，今天祂在我心裡重新講了這些話，讀福音不是讀古書，是憑信德聽活的基督講話。

聖女小德蘭曾講自己看不懂靈修大師們的著作，也沒有遇到一位適合的神師，她的唯一神師就是耶穌基督，她的唯一靈修指導書，就是福音。

基督自己教訓門徒說：「你們不要稱別人為教師，你們的教師祇有一位，就是基督。」

（馬竇福音 第二十三章第十節）

孔子曾稱讚顏回為他唯一的好學生，顏回怎樣求學呢？「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 為政）顏回聽孔子講話，一句也不問，似乎愚蠢不懂，但，孔子細細觀察他的生活，卻真是按照所聽見的話去做，孔子讚美說：「顏回不是蠢人」。聽了教師的話，必須照著話去實踐。

聽了基督的話，怎麼可以不照著去做呢？

「賦給生命的是精神，不是物體。」（若望福音 第六章第六十四節）多少人相信福音的話是象徵，不能按照字面意義去做，誰能夠當人打你的左頰時，把右頰也轉給他打？誰能夠當人奪你的外衣時，把內衣也脫給他？他祇能實踐福音的精神！對福音精神的解釋，又見

仁見智，各憑私意；結果，有些解釋和福音的精神，已相去幾千里！

曾經有一位徹底實踐福音的聖人，按照字義去做，出門不帶銀錢，不帶行囊，住家的修院也赤貧，不置產業，這位聖人，是亞細細城的聖方濟。他創立了乞丐修會，貫徹福音的教訓，改革歐洲中古教會聖職員和修會的富裕生活。他天真爛漫，赤子心腸，以太陽月亮作兄妹，馴化豺狼作家犬。白天周遊城鄉，講道勸善，漫漫長夜，在亞細細的山洞或亞握爾納山上徹夜祈禱。基督欣賞他的誠心，用天光穿透他的手腳肋旁，使他彷彿像祂自己，身上帶有五傷。後來人家都稱他爲聖五傷方濟。

徹底奉行天父旨意作生活目標，貫徹福音教訓的人，須要有虔誠的信德，相信天父的慈愛。自然界的野花小鳥，天父都關心照料，基督說：「你們的信德怎麼這樣薄弱呢？愁衣愁食心煩意亂！」（馬竇福音 第六章）

信德來自天父，乃天父的恩賜。凡領洗禮的人都得到，卻心不在焉，常不體會。在行祈禱行宗教典禮時，能體會到天父的臨在。和人談話，辦公作事，心則在人上事上，不能在人和事的深處，看到天父。

太陽月亮，山水花草，房屋車輛，一切一切確實地站在我眼前。我的頭腦手腳，全身內外，一切一切也確實地和我相連；但這內外的一切，因著天父的愛心，憑著天父的神力，才

能存在，天父的神力，貫通在萬物的體裡，我就應該體會到一切都是天父的愛心，一切都是天父的神力。我內外的動，又全由天父神力的支持；像魚兒活在水裡，身體內外全是水，離了水便是死亡。爲什麼我竟沒有這樣的體驗呢？因爲信德薄弱，心不在焉。《大學》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第七章）

「主，我信，求增加我信德的不足。」（馬爾谷福音 第九章第二十四節）（路加福音 第十七章第五節），這應是我們時刻的祈禱。

清晨，醒來，起床，畫十字聖號，唸短經，奉獻一天的生活予天父。默想彌撒後，早餐唸前後經文。出門辦公，先告別小聖堂聖體櫃內的基督和書房所供的聖母。登車，畫十字聖號，問候護守天使。進辦公室，唸短經開始辦公，午餐晚餐都有經文，夜晚，上床，唸經求安眠，求善終，想到天鄉的主保聖人聖女，一天裡，生活目標常要懸在眼前。聖保祿宗徒囑咐說：「你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去作，如同是爲主，而不是爲人。」（哥羅森書 第三章第二十三節）

聖詠上說：

「為盼天上主，向天頻仰首。猶如彼僮僕，常看東翁手，猶如婢女目，恆在

主婦肘。吾目亦視主，望主頌恩佑。」（第一百二十三首）（吳經熊譯）

「予心之戀主兮，如麋鹿之戀清泉，渴望永生之源兮，何日得重覩天顏。」

（第四十二首）

止，止於至善，不是安定靜止的境界，而是安定動作的生活境界。從早到晚，進屋出屋，作一切日常的工作，心則常「主於一」。「主於一」，必須常不斷提醒自己，使心歸於主；雖然可以達到純熟的境界，從心所欲，常不離天主，還是必須隨時警覺，以實現聖保祿宗徒所說：

「應知萬物皆備於爾矣！葆樂也，亞波羅也，基法也，宇宙也，生也，死也，現在也，將來也，一切之一切也，皆屬於爾矣，爾則屬於基督，而基督

屬於天主。」（吳經熊譯 格林多書一 第三章第二十二節）

屬於天父，乃我們的志向，更是我們的志氣。基督說：你的寶藏在那裡，心也在那裡。
（馬竇福音 第六章第二十一節）天父的旨意聖言當然是我們的寶藏。

我們決定了志向還是用了隆重的禮儀，或行晉鐸的聖品禮，或行誓發三願的聖願禮，隆

重地，公開地表明自己以奉行天父旨意，參與基督救世工程作自己一生的志向。

孟子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上）有了志向，集中精神體力，由志帥領，莫在旁事上耗費精神體力。孟子說：「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同上）志向專一，精神和體力跟著志向專於一；若是跌了一交，或是跑了一段路，祇是走向目標的過程，反而把心留在這上面，念念不忘，那就氣帥志，亂了自己的心。

孔子曾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儒家的志向在於道，孔子也曾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道，為儒家一生的志向，一生的目標。

道，是什麼？道為堯舜之道，就是仁義之道，也就是君子之道。《中庸》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第十二章）「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第十三章）君子之道，即人生之道，人生之道在人心裡，凡是人都可以知道，都可以實行；但是人生之道包含人與天地合一之道，則聖人也難知難行。然而孔子孟子，教人必定要「志於道」

我們的道是和基督合而為一，以奉行天父的旨意，凡是受了洗禮的人都知道，都可以實

行；但若要行到成全處，則聖人也覺得難。然而基督教訓人必定要「志於道」，因為基督很肯定說：「離開我，你們便一無所能！」（若望福音 第十五章第五節）

與基督相結合而歸於天父，天父乃宇宙一切美善的根源和總匯，我們的心要歸到美善的根源才能安定，要歸到美善的總匯才得滿足。我們便常向天父祈禱說：「全能的聖父，求祢使信眾一心一意，遵守祢所命的，追求祢所許的，俾能在變幻不定的世物中，心常穩定在永恒的福樂上。」（常年期 第二十一主日集禱經）

三、靜而后定

王陽明說：「吾者居滌，時見諸生多悟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靜效。久之，見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教致良知。」（王陽明語錄）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

當理。」（朱子語類 卷一一五）

「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二程全書 二程遺書卷十八 伊川語錄四）

宋明理學家教門生靜坐，叫心能夠定。朱熹的老師李延年自己常靜坐。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延年）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朱子語類 卷一一五）

靈修生活的初步境界，心定，心要定於目標，止於至善。初學修身的人，心中雜念紛紛，不能安定。佛教乃求心中空虛，教人靜坐，摒除一切念慮，專看自己的心，在自己的假心裡要看到佛性，見到自己的真我。孟子曾教人把放出的心收回來，「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孟子嘆息說：「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同上）放縱自己的心，想念千千萬萬的事，卻不知道把心收回來，叫心看看自己，自心本來是「明德」，本來是「仁，人心也。」（同上），宋明理學家仿效禪宗的方法，教門生靜坐，反觀自心，看到本心的善良，《大學》說「明明德」，王陽明說「致良知」。

靜坐可以排除世慮，但總免不了走火入魔，或者習慣清靜，懶得動，或者「玄解妙覺」談些見神見鬼的幻覺。程頤和朱熹便不主講靜坐，祇主張「持敬」。外面行動端莊，不慌不忙，內心專於當前的事，以主於一。

然而靜非常重要。

梅瑟為接受十誡，在山上四十晝夜靜坐祈禱；基督為開始宣講天國，在曠野裡四十晝夜守齋靜默；門徒傳道顯靈歸來，基督引他們到野外靜坐（馬爾谷福音 第六章第三十一—三十二節），後世專務靈修生活的人，一心求靜。聖安當率著幾百人隱居在北非洲的曠野，聖本篤創立了歐洲的隱修院，聖方濟聖道明改設了又動又靜的修會，修會乃成為靈修生活的中心，靈修也幾乎成了修會的專利。修會有靜默的規章，又有靜默的時間。

不進修會的人呢？難道不要靜嗎？

一年中有「靜」，稱為「避靜」；避靜是避世求靜。避靜的方式，採用西方哲學以人為理智的動物，在避靜中多次講道，宣講神修生活的道理。若按中國人求靜方式則摒除思慮，直接體驗「靜」而不思慮的生活。聖女小德蘭常常惋惜自己不懂領導避靜神師的高深妙論，自己祇能夠靜心對基督。她在這種無能中，卻達到了福音所載瑪麗所作的，「瑪麗選擇了最好的一部份，誰也不能從她手中奪去。」（路加福音 第十章第四十二節）

但，在避靜裡，不能忘記日常的生活，切忌在理想中虛構一些生活的原則，或幻想一種不著實際的生活，出了避靜，理想和幻想一下子就消失了。避靜中的靜默，是為培植日常生活中的反省，動中能靜，在繁劇的工作間，反觀自心，見到心中的天主。

中國古代儒家的文人常和僧道作朋友，拜訪僧道的寺院或隱居處，深深體驗到僧道的生活境界，作詩記懷。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草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唐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閒門。遇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唐劉長卿尋南溪常道士）

「殘陽西入岫，茅屋訪孤僧。落葉人何在，殘雲路幾層？獨敲初夜磬，閒倚一枝藤。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唐李商隱北青蘿）

僧道的靜，逃世避世，住在高山或鄉間，「萬籟此俱寂」，聽不到人世的喧嘩，「溪花

與禪意，相對亦忘言。」，心中口中沒有思慮，沒有言語：「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看破宇宙萬物都是空，引不起愛或憎的感情。這種靜的生活境界，身心清涼。從人世各種事業熱很高的社會，走入這種清涼境界，頓覺一切價值都冷涼了。

我曾兩次訪問陸微祥神父，住在他的本篤隱修院裡。比國沒有高山，一片平原，祇有樹林圍繞了隱院，院內清涼，講話的聲音也輕微。晚禱時，暗黑的大殿裡，祇有稀微的四支燭火，殿中飄浮著柔和的歌聲，我真體驗到身已不在人間的感覺，但是白天遇到每位修士的微笑，聽到他們熱情的歡迎，又得到他們誠懇的招待，四處洋溢著天父的愛，冰冷的院牆，頓然變得溫暖，靜靜的花草，也都唱著愛心的歌。靜而有喧，喧而是靜，在靜的生活境界裡愛天父，以愛天父使心清靜，可以用理學家的「持敬」，「持敬主一」歸於天父。

「基督在我內生活」，年中的避靜，便為建造這種靜而愛的生活境界。住家的房子和修院也要適合這種生活，使自己理會，還要使來訪的人理會基督活在其中。

生活的境界乃一長久的境界，年避靜可以構造，然而須要每天的靜默予以保持。每早靜靜作默想，以穩定一天的心。西方的默想方法又是想想教義或靈修的道理。佛教的坐禪則使用影像，懸在腦際，心不思慮，祇有腦中的影像。禪觀的影像有各種形相：如十禪觀、三十禪觀。每一禪觀，觀一形相；如不淨觀，默觀污穢不潔身體的形相；如白骨觀，默觀爛成白

骨的形相。但最普通的形相，默觀四面八方都是佛。我們每早默想，不妨試試默觀福音基督的形相，如基督步行海面，基督釘在十字架上。每一次祇一形相，莫要多想，腦中祇一形相，引起心頭許多感情，形相可以融會到我們日常生活裡。

坐禪很注重姿勢，姿勢在生理方面調節呼吸，集中思慮。我們默想時不必注重姿勢，祇注重所觀的相，使一天存於腦中，幫助造成生活的境界。例如默觀大博爾山上耶穌顯聖容，衣裳潔白全身發光的基督，聽見天父稱爲自己的愛子。這個形相一天留在腦子裡，一天的心就可常想起基督。或者默觀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聽見耶穌說：「我主，我主，祇爲什麼捨棄了我！」這個形相一天留在腦中，一天的心中就常有受難的基督。這樣，就造成同基督一起生活的境界。

理學家談「持敬主一」，要自己的心祇想當前事，同時又要想這事要合於天理，不能邪僻。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

事。」（二程全書二 二程遺書十五 伊川語錄一）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朱子語類 卷十 二）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閒，有所主。」（朱子語類

卷十二）

「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二程全書 一 二程遺書 二上 二程語錄 二上）

「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好。此意但涵

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二程全書 二 二程遺書 十五 伊川語錄 一）

理學家教人常觀自心的天理，做事時心專於當前的事，心不亂，天理自然明顯。這是「持敬主一」靜境界。我們也要心常想當前的事，在當前事上還看見基督，專心去做，並且理會到同基督一起做事，造成同基督一起奉行天父的旨意之靜境界。

單獨一個人在家，理當是清靜，因為身外無人。身外的清靜，帶著心內的清靜，帶著心內的清靜，內外相合，持敬慎獨。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中庸 第一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大學 第六章）

一個人獨居，度私生活，不對外人而對自己的心，孟子說「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盡心上）乃人生一種快樂，慎獨以收心，如同曾子所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大學 第六章）基督曾經說：「因為沒有遮掩的事，將來不被揭露的；也沒有隱藏的事，將來不被知道的。」（馬竇福音 第十章第二十六節），況且我們常不是孤獨一人，常有基督在心中；如同基督說祂自己常不是孤獨一人，常有聖父和祂一起。（若望福音 第十六章第三十二節）祂有和聖父生活的境界，講聖父叫祂講的話，做聖父叫祂做的事，

「因為我沒有憑我自己說話，而是派遣我來的父，他給我出了命，叫我該說什麼，該講什麼，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若望福音 第十二章第四十九節）「我由我自己不作什麼；我所講論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訓我的。派遣我來者與我在一起，他沒有留下我獨自一個，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若望福音 第八章第二十八—二十九節）

天晚了，一天過去了，我們每人單獨對著心中的基督，反省一天中的言行思慮，缺點不少。擡頭看天父，「父啊！若不是祢牽著我，我失足的地方還更多哩！祇求祢不放手，明天我要做得好一些！」每晚省察自己，「過則勿憚改」（論語 學而）

省察更是收心，收心則心定。朱熹曾說：「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在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只察，便存，只求，便是不放。」（朱子語類 卷五十九）又告門徒說：「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溢，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

（朱子語類 卷一百一十三）

心靜的境界，心收在內，和基督一齊應付外面事物！靜亦動，動亦靜，動靜相合而心定。

在目前喧嚷的世界裡，有什麼地方或什麼時候可以有清靜呢？登天，天上有飛機；入水，水中有艦艇；上山，山上有爬山隊；下鄉，鄉間有工廠；坐在街上的辦公室，走在市上

的街道，睡在公寓的房間，耳朵裡滿是聲音，世界已成了鬧市，那處那時可以有清靜呢？連隱修院的圍牆也擋不住鬧市的聲浪！我們只有築一座莊子所說的「心齋」，每天有一定的時刻，把心跟眼前的世物隔離，「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大學第七章），心和基督鎖在心內，心成爲一間清靜的「心齋」，基督成爲「心齋」內唯一的客，心齋祇向上開一天窗，迎接天主聖三。

四、定而后安

僧人靜坐禪堂，心中空虛一切，第一空虛自己的「我」。「我」本不存在，祇是因緣結合；平日卻常信「我」是真。坐禪就習慣看自己爲空，看自己的心是假，在空虛自己的假心以後，在假心深處，看到真心，看到絕對的「真如」；佛才是「真我」。消滅了「假我」，找到了「真我」。消滅了單獨的「我」，找到了一切的「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這是中國佛家的高深道理，儒家卻完全不相信，認爲是空寂的幻覺。

我們在清靜的生活境界裡，空虛我們的心，以容納基督。我仍舊在，祇是與基督合而爲一體，奉行天父的旨意。外面的事物，並不是虛，也不是假，每一時刻看見形形色色的面

孔，有的引人親近，有的令人漠不相關，有的使人煩惱。每一時刻又接觸各樣的事物，有的發人喜好，有的煩人心神，有的激人憤怒。我們須要平靜心緒，使心不動，孟子曾說四十不動心。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 公孫丑上）

孔子也曾說自己的心態：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孔子和孟子的不動心，因心志於道，「配義與道」一切心思念慮都守著義。富貴若不義，看同天上的浮雲。既合於道義，決不以惡衣惡食爲恥。富貴貧賤不動心，功名勢利也不動心，胸襟廣闊，可以囊括宇宙萬物，有孟子的浩然氣概。

孔子乃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志於道，心專於一，不合道義的事，絕不思不求。

我們志於道，道爲與基督相結合而歸於天父，一心專與基督結合，不合於基督的人和事物，決不留在心中。聖保祿宗徒說：

「因爲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在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之愛相隔絕，即是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羅馬人書 第八章第三十八—三十九節）

不單單心裡這樣相信，事實上，在日常生活裡，心裡只有基督，由基督在心中與天父相連，其餘一切人世事物都歸於天父。這種生活的境界是安定的境界，且是超性生活的境界，是來自天父的恩賜。

「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父的子女。……聖神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爲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嘆息，代我們轉求。」（羅馬人書 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節）

祈禱是我們的定心丸，將我們的心，捧到天父面前，求天父收納。中國古人缺乏和上天結合的管道，連和神靈相連也祇有祭祀。孔子病時，門生請作禱告，孔子答說：「丘之禱久矣。」（述而）孔子所說禱告，為「禱爾上下神祇」，用祭祀而禱，沒有私人的祈禱。儒家的精神生活，全靠自己努力除去情慾的牽制，使自心作主，依照心上的天理作事。理學家程顥曾教訓弟子「人心不得有所牽繫。」（二程全書 二程遺書十一 明道語錄一）《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第一章）儒家的修身，中心點在於正心，正心務必克慾，使心不亂動，克慾有規矩，規矩是禮。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盡心下）。孔子曾定一大原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禮，乃思言行爲的規律，喜怒哀樂動而守禮，便是中節，便是中和。

我們的信仰則啓示我們，人因原罪的流毒，人性雖善，慾情的力量則強，祇有聖母瑪利亞不染原罪，心靈純潔，慾火不焚。我們眾人，雖領有洗禮，具有聖神助佑，常處在罪惡的邊緣，必須努力克慾，尤其努力多行祈禱。在祈禱中面對天父，赤子心腸同天父談話，訴說心中的感受。

祈禱時再加反省，反省自己的生活。反省的功夫，用在認識自己的氣質，又用在矯正氣

質的缺點。中國古人，心目中常有一個「成人」的模範，「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憲問）孔子要求成人有知仁勇三德，且文雅有禮。我們心目中的成人模範爲基督，按照模範以變化氣質。每天默想省察時，將模範懸在心目中，自認那點不相似，不相似點就用心改正，「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 衛靈公），「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論語 公冶長），基督設立「告解」懺悔聖事，叫我自訟自己的過失，立志改過，勉力做新人，實現聖洗聖事所給天主子女的身份，聖保祿宗徒說：

「就該脫去你們照從前生活的舊人，就是因順從享樂的慾念而敗壞的舊人，應在心思念慮上改換一新，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肖像所造，是有真實的正義和聖善的新人。」（厄弗所書 第四章第二十二節）

變換氣節，爲肖似基督，與基督一起生活。

「你們應把舊酵母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和的麵團，正如你們原是无酵餅一樣。因為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被祭殺作爲犧牲。所以你們過節，不可用舊酵母，也不可用奸詐和邪惡的酵母，而只可用純潔和真誠的

無酵餅。」（哥林多前書 第五章第七—八節）

和基督一起生活，要有新的氣質，領洗以後，原就該變化舊的壞氣質；在獻身典禮以後，成爲司鐸或修女，更該有新的肖似基督的氣質。

每天早晚省察默想，每天看著基督模範，每天祈禱，每天努力，自己知道不該做決不做。孟子曾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盡心下）「孟子曰：人有不爲者，而後可以有爲。」（離婁下）

變化氣質當然難，孟子曾經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無論將有大任或小任，遭受打擊，能夠「動心忍性」，必增強意志的毅力。但，我們變化氣質卻須削弱自己意志，以天父的意志爲意志。這一點最引起現代人的反感，「自我人格」已經成了現代人的頭角，誰也不能輕侮。基督在世一生常以天父的意志爲意志，然而在受難的前夕，基督的整個人性，面對將要受的侮辱苦刑，面對慘苦的死亡，整個人性起了反抗。基督在山園向宗徒們說：

「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你們在這裡同我一起醒悟罷！」他稍微前行，就俯首至地祈禱

說：「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苦杯離開我罷！但不要照我，而照你所願意的。」……他第二次再去祈禱說：「我父，如果這苦杯不能離去，非我喝不可，就成就你的意願罷！」……第三次去祈禱，又說了同樣的話。」（馬竇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六—四十四節）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給他，加強他的力量。他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懇切，他的汗如同血珠灑在地上。」（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三節）

基督明明知道天父的旨意在於救贖人類，也明明知道救贖須由十字苦刑而完成，且曾多次向門徒預言一切苦辱；但，事到臨頭，自然恐怕慘死的人性，就恐懼起來，基督及向天父懇求改變旨意，因天父無所不能；當天使顯現報告天父不改變旨意以後，基督消除了自己的意志，以天父的旨意為自己的旨意。但所費的精力已到了極點，以至滿身血汗，滴滴灑到地上。祈禱畢，基督挺身起來，喚醒了門徒，慷慨就義。在被誣告和被判死刑時，端立一語不發。在十字架上，祇在臨死以前，向天父說：「我主！我主！你為何捨棄了我！」（馬竇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節）。然後大聲喊說：「一切都完結了。」垂頭斷了氣。（若望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節）

消除自我意志，同基督奉行天父旨意，乃一樁最辛苦的工作，終生不停。在這種辛苦工作中，心靈常能靠著基督而有安定的生活境界。宋朝理學家張載說：「無我而後大，大成性

而後聖。」（正蒙 神化）。

再往前走，就會走進聖十字若望所講的「精神黑夜」。不僅消除自我的選擇意志，就連在聖善的心靈工作上，自以為某一件，或某一式樣，也能中悅天父的心，也要放棄，完全隨遇而安，隨天父所允許的遭遇而定。自己不選擇，也不知道選擇，因為消除了自我意志，意志本是心靈工作的光明，心靈的光明消失了，一切都是昏黑，自己要做什麼，將來要做什麼，自己都看不到。但是本性的意志光明消失了，天父的超性光明，卻照亮心靈，天父的意志引導一切，光照一切。

這種境界已經不是節慾守禮的境界，也不是動而中節的中和境界，乃是消除了自我的意志，以天父的旨意為意志。自己不選擇，但選天父所選擇的。這不是放棄自我意志，乃是提高自己的意志，使容易錯誤而又容易自私的意志成為常善常純的意志，使能多次危害自己的意志成為常有益於自己的意志，為一個凡人的意志，成為天主的神聖意志。

消除自我意志，自我意志在本體上當然仍舊存在，祇是在心理上消失。佛教僧人得了禪道後消除自我。既是心理上的消除，更是本體上的消除，祇有「真如佛」為自我。我們明知自我在本體上是實有，我們不能也無法消除本身的自我，卻在本體的自我上穿上基督的超性自我，使本性生命被攝提到超性的天主性生命。在心理上不宜有這兩重自我，把我們心理上

的本性自我意志融會在基督的意志裡。

佛教稱得禪道者為得到光明，取到了智慧。我們有基督的意志的為意志，心靈真真實實地接受基督之光。在基督的光明中，看著天父的意志，心中沒有患得患失的憂慮，又沒有對形色名利的貪念，在紛紛擾擾的生活中，心靈一片祥和安定。

五、心地光明

中國儒釋道三家非常看重「明」。

《大學》首章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第二十一章）儒家以人性為善，稱為德性；德性天然明朗，稱為明德，祇要自己誠實地看人性，人性自明，所以「自誠明，謂之性。」教育就在於教人顯明自己的人性，莫要被慾情所掩蔽。王陽明乃講致良知，良知本來光明，致良知的光明到行為上，一切都善。

佛教以人生為痛苦，在生老病死中流轉，原因是由人的愚昧所造成。宇宙萬物本屬虛空，連自己的我也是虛空，人卻愚蠢地堅持相信一切都有，「物執我執」，自作孽。釋迦摩

尼佛敎人智慧，開人愚昧，明瞭萬事皆空，斷絕貪慾，進入涅槃，尋得真真自我，消除痛苦，「常樂我淨」。

莊子以爲人的智慧，盡是小智，不足以知大道，也不辨是非，他所以倡「齊物論」。真的智慧，在於人心直接透入事物裡，看見事物本體的「道」。宇宙萬物都是「道」，渺渺茫茫，永遠常存。

儒釋道都以人心本來光明，卻常爲慾情所昧，恢復人心的光明，人才有好的生活。

爲什麼本來光明的人心，竟生來就受慾情的愚昧？中國哲學上乃有人性善惡論，討論了兩千年，仍舊不能有結論。反過來，中國現代思想家都譏刺天主教的「原罪信仰」，不願意承認人生來是罪人。

「原罪信仰」並沒有說人生來是惡人，也沒有說人性是壞，祇是說每個人生來是和天主相敵對的，因爲他的原罪成了天主的敵對，這種敵對的情況造成了罪的境界，每個人都生活在這種罪的境界裡，人性雖善，人心雖明，罪的境界卻加強了慾情的聲勢，人心便常遭蔽蔽。

基督降生，改造罪的境界，先使人和天主和好，成爲天主的子女，同時使人和基督自己結成一體，攝昇人的生命到超性界的神性生命，以聖神的光明，照耀人生途徑，我們生活的

光明，乃是「基督之光」，基督自己曾說：「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

基督之光，蓄藏在教會的信仰（信德）裡，我們一生走在信仰的光中。信仰似蓋在灰中的火，有光有熱，但不是透明的，隱隱約約地指導我們。聖保祿說：「現在我們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格林多前書 第十三章第十二節）然而信仰所指導我們的，「並不在於智慧動聽的言語，而是在於聖神和他的德能的表現，為使你們的信德不是憑人的智慧，而是憑天主的德能。……聖神洞悉一切，就連天主的深奧事理他也洞悉。……我們所領受的，不是這世界的精神，而是出於天主的聖神，為使我們能明瞭天主所賜與我們的一切。」（格林多前書 第二章第四—十二節）因此我們稱為光明之子。

光明之子，首先應該認識自己，宋明理學家教人反觀自心，認識自己的人性天理。我們既有信仰的聖神光明，就該認識天主所賜與我們的一切，「此外，主怎樣分給了各人，天主怎樣召選了各人，各人就該怎樣生活下去。」（格林多前書 第七章第十七節）

我們受了天主的召選，我們是舉行了「奉獻禮」而奉獻給天主的人。

奉獻自己予天父，或行三愿，或行許諾、或接受聖品，生命已不是自己所有，而是屬於主基督，屬於天父。大家說這是犧牲，犧牲了自己的人權，捨棄了自己的享受。基督之光卻告訴我們：奉獻的生活，乃是愛的生活。一方面天父在創造宇宙以前，就愛了我們，召選了

我們，接受我們的奉獻。我們因愛天父，把自己奉獻予天父；奉獻乃是天上下兩方面愛的結合。奉獻了自己的人，不單是天父的子女，而是天父所特愛的子女，使他們密切地和祂的聖子基督結成一體。在天主的特愛中，生活的體驗應該是安定祥和奉獻神貧，淡泊名利，與世無爭，心情超越，不為金錢拘牽。奉獻貞操，以身體作聖神宮殿，沒有肉情的快感，卻有心靈清淨的喜悅。奉獻自由意志，接受天父意志的定奪，心情平寧，不患得患失，不為物役，真正成為自由之人。但奉獻典禮，並沒有消滅了人性，更沒有改變人的身體，仍舊有「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孟子盡心上）仍舊有「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第六章）的感覺。但，既因愛天父而奉獻，實踐所許，克制慾情，心地光明。

實踐奉獻的許諾，進行改變氣質；改變氣質是消除心理上的自我，帶來非常痛苦，不行奉獻禮的人，一生的痛苦也不少。佛教說人生是痛苦，基督之光則說人生是愛，愛並不消除痛苦。人生的歷程上，處處遇到荊棘，刺出人心的血。天主既因愛而造世界人物，人生為什麼常是痛苦呢？痛苦是罪的果實，是人自作孽。

儒家對於苦痛，抱「忍」的態度，以苦痛鍛鍊自己的精神，擴寬自己的胸懷，建立自己的人格。

「小不忍則亂大謀。」（論語 衛靈公）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孟子 盡心上）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論語 雍也）

明：「夏原吉有雅量。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見於秦孝儀 進德錄 頁一四 中央日報社）

孔子、孟子更以苦痛來自天命，安心順受，孔子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孟子主張正命。「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梁惠王下）

基督之光則昭示我們，苦痛有如磨刀的磨石，將我們的心靈磨光。苦痛由罪惡而入世，我們以苦痛消除罪惡，罪惡是違背天父的旨意，忍受痛苦以奉行天父的旨意，基督降世救人，奉行天父旨意而生活，又奉行天父旨意而死於十字架。我們忍受苦痛，把苦痛和基督的苦痛相連，奉獻我們自己，乃是愛的結合，生活中的苦痛，便加上愛的意義。人間的遭遇磨

鍊我們的精神，提高我們的警覺，摧毀我們的傲心，我們心光明磊落，就樂意接受一切遭遇。聖約伯曾經說：「難道我們只由天主那裡接受恩惠，而不接受災禍嗎？」（約伯傳第二章第十節），儒家堅持「安貧樂道」的精神，君子志於道，祇要不違背「道」，苦痛不應使人憂。「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我們志於奉行天父旨意，奉行天父旨意雖遭橫逆，也以爲樂。

苦痛來自罪，罪在人的生命，乃是唯一可怕的災禍。中國人不輕易承認自己有罪。可以承認有過，也可以承認作惡，祇在犯法時才認爲罪人。基督之光則昭示我們每人都有罪，「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就是欺騙自己，真理也不在我們內。」（若望一書第一章第八節）聖若望又說明「凡是犯罪的，也就是作違法的事。因爲罪過就是違法。」（若望一書第三章第四節）違背天主所定的規律，在天主前就是罪人。天主的法律，印在人的良心上，「法律的精華已印在他們的心上，他們的良心也爲此作證。」（羅馬人書第二章第十五節）

罪因原祖的背命進入了世界，流傳於人類，「故此，就如罪過因著一人進入了世界，死亡藉著罪過也進入了世界；這樣死亡就殃及了世人，因爲眾人都犯了罪。」（羅馬人書第五章第十二節）基督降生了，俯首奉行天父旨意，消除人世罪惡。

「就如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了罪；同樣，也因一人的正義行爲，眾人都獲得了

正義和生命。正如因一人的悖逆，大眾都成了罪人，同樣因一人的服從，大眾都成了義人。」（羅馬人書 第五章第十八節）我們因著基督的正義而洗除罪過，和基督結成一體，成爲光明之子。「感謝天主因我們的主基督所獲得的勝利。所以，你們要堅定不移，在的工作中常發憤起力。」（格林多前書 第十五章第五十七節）

基督之光，燃在我們心中，我們反觀自己的心，看到傾向天父的心，體驗向上的神力，時時刻刻在求超越現實但又經驗「我們戰鬥不是對抗血和肉，而是對抗率領者，對抗掌權者，對抗這黑暗世界的霸王，對抗天界裡邪惡的鬼神。」（厄弗所書 第六章第十二節）憑著心中所接受聖神的神力，「處處表現我們自己，有如天主的僕役，就是以持久的堅忍，在困難，貧乏，困苦之中，……在勞苦，不寢不食之中，以清廉，以明智，以容忍，以慈惠，以聖神，以無偽的愛情，以真理的言詞，以左右兩手中正義的武器，歷經光榮和羞辱，惡名和美名；像是迷惑人的，卻是真誠的；像是人所不知的，卻是人所共知的；像是待死的，看，我們卻活著；像是受懲罰的，卻沒有被置於死地；像是憂苦的，卻常常喜樂；像是貧困的，卻使許多人豐富；像是一無所有的，卻無所不有。」（格林多後書 第六章第四—

十節）

默觀自心，安定不亂，在基督之光中，認知自己，心地光明。天父子女的本體，和基督同體純潔光明；天主子女的心靈，以痛苦的火焰燒毀慾情，明顯我們心中的明德。

六、齋戒沐浴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離婁下）

天子子女的心靈，光明純潔，美麗超乎美女西施；但，若蒙了污穢，誰都不喜歡接近，那就祇有洗淨心靈的污穢；齋戒沐浴，乃是良策。

中國人的傳統，祇有行祭祀以前，齋戒沐浴，沐浴以潔淨身體，齋戒以潔淨心靈。佛教進了中國，設立了長久齋戒的規律，守齋以空虛心靈的慾望，守戒以保持身體的貞潔。儒家學者卻責罵僧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基督自己則守了猶太的古代傳統，在曠野守齋禁食四十晝夜，然後才開始傳道。猶太古代的梅瑟，在西奈山四十晝夜禁食守齋，以接受天主頒佈十誡。厄里亞先知在沙漠中四十晝夜，禁食守齋，步行到天主的聖山。洗者若翰在荒野長齋度日，後來出野授洗，長齋不輟。

法利塞人問基督說：「若翰的門徒屢次守齋禁食，行祈禱，法利塞人的門徒也是這樣，而你的門徒卻又吃又喝？耶穌回答說：伴郎和新郎在一起的時候，你們豈能叫他們禁食？當新郎從他們中間被劫去的時候，那時他們就要守齋禁食了。」（路加福音 第五章第三十三

節)

基督復活升天以後，宗徒們就守齋禁食了。聖保祿曾說他自己「忍飢受渴，屢不得食。」（後格林多書 第十一章第二十七節），初期隱修士在北非洲的曠野裡，終年長齋；後來聖本篤創立修會，規定守齋禁食作為修會生活的常規；閉門苦修的修士，更是終年禁食肉品；在俗的教友，也有大小齋期。

守齋禁食，自行克己苦身，甘願犧牲幾分享受，減輕肉慾的激動，加增精神的活力。

中國人從古以「食色」為享受，食品的烹調升為藝術；及到今天在全球各國代表中國文的結晶，是各色各樣的中國餐館。今天的台灣更成為中國烹調的大集結，北平山東四川湖南廣東江浙的名菜，到處可見，而且歐美各國的佳餚，也天天可以品嚐。台北每條街巷，餐館的招牌接目不斷，所以說中國人最講究吃。

中國古代皇帝，後宮三千人；一般老百姓，家道富裕者，必一妻一妾；小官大官，則如夫人數四數五；文人學士，以婢妓為雅事。但，對於女人，卻要求從一。今天社會主張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然而賣幼女為娼，仍層出不窮，色情買賣已進入高樓公寓；中國人今天尚沒有改變以食色為享受。

佛教進入中國後，寺廟遍天下，僧尼數十萬。僧尼則禁食禁色，常年守齋，終生不嫁娶。叢林的空氣可謂清淨高爽。但來客入內，頓覺清涼，徹骨寒冷。僧尼禁食禁色，絕盡情

感，人心有如佛殿孤燈，獨照長夜；儒家罵爲槁木死灰。

在中國古代社會裡，寺廟有如海中荒島；島外海水洶湧，巨浪排空，荒島和海內人的連繫，「夜半鐘聲到客船」（張繼 楓橋夜泊）「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聲」。〔常建 題破山寺後禪院〕

佛寺鐘聲，夜半入耳，發人深醒；但當享受慾正在高潮時，對於鐘聲已充耳不聞。

天主教禁食，源自猶太古代遺傳。以色列先知當人民作惡犯科時，就教訓人民禁食守齋，「他們在那一天禁食說：我們犯了罪，得罪了天主！」（撒慕爾 第七章第六節）「我一聽見這事，就坐下涕哭，同時也在上主天主前禁食祈禱。」（厄斯德 位下 第一章第四節）禁食守齋，表示悔罪的誠心，克己苦心，贖罪改過。

基督自己禁食守齋，也教誨門徒禁食，「幾時你們禁食，不要像假善人一樣，面帶愁容，……：叫人看出禁食來，但叫你在暗中之父看見，必要報答你。」（馬竇福音 第六章第十六節）

我們禁食守齋，和基督一同禁食；我們的心和基督的心在苦難中相結更緊，同心禁食，向天主表示孝愛，節制情慾，消免罪愆，禁食變爲愛的行動。中國古代，齋戒沐浴以祀上帝；我們和基督受苦，隨時奉獻加爾瓦略山上的十字祭祀，禁食守齋以祀天父。

孔子曾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陽貨）成天吃食豐富，無所事事，他不放僻邪恣，很難很難！若祇弄牌賭博，那還算好了，食和色是相連的，貪食便必貪色，貪色就會貪錢！貪錢將忘記正義！

洗者聖若翰在曠野，以野蜜和蝗蟲度日，身穿駝駱皮；基督稱讚他說：「你們出去到荒野裡是爲看什麼？爲看風搖曳的蘆葦嗎？你們出去到底是爲看什麼？爲看一位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的是在王宮裡？你們究竟爲什麼出去？爲看一位先知嗎？是的，我給你們說，他比先知還大……我實話告訴你們，在婦女所生者中，沒有興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馬竇福音 第十一章第七—十一節），在荒野長齋苦身所造成的一個人，不是一個沒有骨格而隨風搖擺的人，他是一個骨格峻峻，意氣如虹的人，他敢面對當時猶太執政者黑洛德王說：「你不該娶你兄弟的妻子！」因著這句維護正義的話而被捕下獄，也因著這句話被那個女人害死。禁食守齋培養志氣，提高人格。孟子曾說人有大體有小體，大體爲心思之官，小體爲耳目之官，「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告子上）大人爲君子，爲聖人。追求食色的人，則爲人所不齒的小人。孟子曾講了一段故事，說一個齊國人，每天早出晚歸，歸來時滿嘴油味，述說某富翁某紳士邀宴。他的妻子對妾說，先生每天赴宴，卻總不見有朋友來訪，事情不大對。一天，她偷偷跟著先生出去，看見先生竟走進墓地，向掃墓者乞食。妻子回來，告

訴妾，兩人相抱而哭。那個齊國人回家，還想向妻妾誇口，看見她們倆人對哭，知道事情被妻妾知道了，害羞得閉口無言（離妻下），自己承認是小人了。

中國人另有一種雅興——醉酒，尤其是驢客詩人。在晉朝時田野詩人陶淵明，有酒必醉：「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淵明 五柳先生傳）唐朝詩仙李白，一生手中常有酒杯，「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獨有飲者留其名。……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 將進酒），醉酒消愁，古今人不免有同感，南宋詞人辛棄疾作詞：「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古來三五個英雄，風吹雨打，何處是，漢殿秦宮。夢入少年叢，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誤鳴鐘，驚起西窗眠不得，捲地西風。」（浪淘沙 山寺夜半聞鐘）

李白自己也曾自認「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饗別校書叔雲），愁不是藉酒可以消除的，辛棄疾又說：「近來愁似天來大，誰能相憐？誰能相憐？又把愁來做個天。都將今古無窮事，放在愁邊，放在愁邊，欲自移家到酒泉。」（醜奴兒），愁靠知心人來解，或是自己想開去，把別的事放在愁邊來想。酒醉時不想愁，酒醒後愁將變成自己的天，酒不消愁將添愁。

少年時那有愁，只有豪興，想作英雄；台北現今生啤酒樓像雨後春筍般設立，樓中多是男女青年，辛棄疾可以代表他們說：「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醜奴兒）喝啤酒，表現青年豪興，就像飆車，然而豪興往往使青年喪掉生命！成年人俗興鬧酒，醉酒貪色，醉酒相殺，酒成禍根。

《書經》裡就已經有一篇戒酒的誥詞，周公代表成王誥唐叔勿醉酒：「文王誥教小子，有正（大官），有事（小官），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酒誥）

聖經聖詠歌頌天主創造萬物，造了美酒：「美酒，人飲了舒暢心神。」（第一〇三首），基督第一次顯靈，爲加納婚宴變水爲酒。在最後晚宴，則變酒爲自己的聖血，天主創造造物，美好完善，供人使用，人按照倫理規矩享受造物，乃屬美事，何以酒能舒暢心神？聖保祿宗徒說：「蓋天主所造者皆善，固無一物可以暴棄也。惟受之者當飲水思源耳。憑天主之聖言，及吾人之祈禱，萬物皆成聖潔矣。」（弟茂德前書第四章第四節 吳經熊譯），吃的佳餚，飲的醇酒，皆天主所造，以祈禱感恩之心而飲食，不是惡而是善。既是善，守齋，克制飲食，才能作爲犧牲，奉獻上主。若飽食終日，沈緬酒色，則如聖保祿所說與基督之十字架爲敵，「此予已屢屢爲爾曹陳之，今復涕泣爲爾等道之，若輩之終局，淪喪也，苦輩之所天，口腹也。」（斐理伯書第三章第十八節）

心地純潔，清白空靈，免除情慾的污染，守齋禁食乃是上策。肉體因著守齋禁食，不疲倦虛弱，反能健康少病，延壽加年。精神正常，頭腦清晰，慾不妄動，胸襟開暢，工作認真，生活快樂，可以和孔子所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述而）何況，我們有基督同在。

七、成性存仁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繫辭上第七章）人生仁義之道，在於「成性存存」成性，是完成人性，存存，是保存人的存在，存在，即是生命，即是仁。成性存仁，乃是人生的門戶。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庸 第二十一章）儒家以人性為明德，修身之道在教人明明德，為明明德，則須率性，率性即是誠，誠就是篤行。

人性既是明德，自然光明，何須教人勉力去明？這其中滲入了私慾，私慾掩蔽人性明德，人須努力克慾。孟子倡導「養心」和「養性」，建立了儒家的「心學」，發揚人心天生

的仁義禮智之端。

孟子說明人性爲善，天生有仁義禮智之端，由人心而表現，養性或者養心，就是培養仁義禮智的善德。宋朝理學家解釋《中庸》所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中庸 第二十章）以聖人天然自誠，爲天道之誠；眾人努力明明德，爲人道之「誠之」。

若說聖人不必養心或養性，孔子的經驗就否認這一點。孔子自述靈修生活的歷程：「吾十又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孟子曾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萬章下）聖人也須篤行。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 憲問）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孟子曾說人心的善端，若不培養，就好像一座山上，草木的種子，剛一發芽，牛羊去

吃，行人去踏，芽子不能長大，偶然長大了，採薪的人又砍了。「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告子上）

「天主是愛」（若望一書第四章第八節），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造的，人心本來也是愛。朱熹會說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人心爲仁。人心既是愛，人便應該培養這種愛心。領受洗禮的人，領得信望愛三德，又領得行善的寵佑；因此聖保祿宗徒在書信中常告誡信友們說：「天主的意旨，要你成聖。」（德撒洛尼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凡是信基督的人，是「一同蒙召爲聖人的人。」（格林多前書第一章第二節），中國古代儒家求學的目標，荀子說：「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子勸學篇），朱熹也說：「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朱熹文集卷七十四策問首條），中國古代的聖人是心靈不被慾情所蔽，行事常能率性，仁民而愛物。孔子自認「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述而）努力修身，篤行仁道，孔子乃是儒家的師表。我們天主教徒的聖人，則是同基督結合爲一體，實踐天父旨意的人。必須善用天主的寵佑，發揚信望愛三德，在一切人物上，因著信德而認識是天父愛心所造，對所有遭遇，在事件的深處。見到天父的旨意。凡百事件都信託天父，懷著赤子的心情，眼睛常望著祂。一顆孝愛的心，願爲愛

天父奉獻自己的生命。每天清晨的默想，想著天父的愛，每晚省察，反省一天怎樣孝愛天父。

聖保祿所說靈肉之爭，並不因看重一切事物爲天父所造原本美好，我們就不在生活裡體驗得到，「因爲本性的私慾相反聖神的引導，聖神的引導（靈）相反本性的私慾（肉）；二者互相對敵，致使你們不能行你們所願意的事。本性私慾的作爲，是顯而易見的：即淫亂，不潔，放蕩，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競爭，嫉妒，爭吵，不睦，分黨，妒恨，（兇殺），醉酒，宴樂，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事。……然而聖神的效果；卻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順，節制，關於這樣的事，決沒有法律可以禁止。凡屬於耶穌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慾釘在十字架上了。」（迦拉達書 第五章第十七節），我們接受洗禮，就是把自己的肉體釘在十字架上，使心靈同復活的基督相結合而獲得新生命，但是新生命的保養必要時加勉勵。基督曾經說：「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馬竇福音 第十一章第十二節），我們修德行善，須像易經所說：「君子以自疆不息」（乾卦 文言），也要有儒家士人的風格：「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我們一生以成聖爲責任，意志一定須要剛毅，氣魄一定須要弘大。

俗語說：「行善如登，從惡如奔。」善德由一分一分地積聚起來，中間的阻力真大。聖

保祿宗徒說：「因為我們的戰鬥不是對抗血和肉，而是對抗這黑暗世界的霸王，對抗天界裡邪惡的鬼神。為此，你們要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裝，為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裡能夠抵抗得住，並在獲得全勝之後，仍屹立不搖。」（厄弗所書 第六章第十二節）「你們要以真理作帶，以正義作甲，以信德作盾，拿著聖神的利劍，頂著救恩的盔，穿著和平福音的鞋，時刻謹慎祈禱，勇敢地向前走。靠著基督救主的神祐，必得全勝」。（同上）

領了洗禮的人，似乎沒有想到這一層生活的意義；因為和基督結成一體，動力是天主聖神；但是為使這種事實成爲一種長久的生活境界，就必須「自強不息」，一方面抵抗企圖破壞我們與基督相結合的邪惡勢力，一方面建立和這種結合相稱的品格，努力成聖。成聖便是每個教友的責任。

聖保祿宗徒勉勵斐立比教友說：「最後還有一言，奉告各位：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你們都該思念；凡你們在我身上所學得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到的，這一切你們都該實行。這樣，賜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在。」（斐里伯書 第四章第八節）

每年避靜反省時，就成聖一點，作成一年的具體小計劃，寫下簡單的條款；每月避靜反省時，翻開條款以作反省；每週或兩週告解後，也翻開條款念一念；條款常記在心頭，每天

懷著實踐的心願，欣賞我們一片好心的天父，決不會讓獨自無力前進的我們臥地而不顧，天父一伸手，我們便什麼都可能。像我這一個做人牧者的人，「不是做托你們照顧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範」。（伯鐸前書 第五章第三節），更要有信心「自強不息」，才能對教友說：你們在我身上所見到聽到的，都該照樣實行，內心不感到惶恐和羞愧。

中國古代常「尊師重道」，老師以人生之道教學生，學生仰慕老師的教誨，看重一生做人之道。我們做神長的稱爲「神父」，稱爲「主教」，更負有教人修德之責。聖保祿宗徒對格林多信友說：「因爲是我在基督耶穌內藉福音生了你們於神生，所以我求你們，你們要效法我。」（格林多一書 第四章第十五節）

八、心靈祥和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爲樣樣都很好。」（創世紀 第一章第三十一節）宇宙萬物，一片祥和。儒家《易經》欣賞宇宙變易，循規蹈矩，萬物互相調協，有如一曲天籟音樂。但，在事實上，人類社會紛紛紜紜，戰爭不止；自然界秩序也受牽連，造成生態環境的污染。原因在那裡？在於人類的「罪」。

「罪」擾亂了人的心靈。人有感官的身體，有精神的心靈；心靈主宰人的生活，追求真善美，發展自己的生命。但，感官常控制身體，牽制心靈；心靈和身體失去調協，以致喜怒哀樂發動時常不中節，不能保守生活的中和。

「罪」又擾亂了人類社會。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論語 顏淵）但，荀子卻主張人性惡，人生來就好爭奪，須用禮以節制。孔子本看重禮，以禮使人相和。他的弟子子有說：「禮之用，和爲貴，君子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第一章）

「罪」違反中和，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宇宙萬物失去了秩序。漢朝學者倡「天人感應說」，以人的罪，招致天災人禍。

但是「罪」的最大破壞，破壞了人和天主的和好，使人成了天主的仇敵，天主的義怒臨在人的頭上。

儒家對於人非常樂觀，認定人可以盡心盡性，發揚心性的明德。然而，孟子也不能承認，「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滕文公下）

怎樣可以恢復中和，重建祥和的生活境界？

因著基督以摧毀「罪」。

「因為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住在他內，並藉著他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著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哥羅森書 第一章第十九節）

孔子曾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但是天主卻自己給我們可以禱告的途徑，由基督以赦罪，基督在世時，曾對悔過的罪婦說：「你的罪得了赦免。」（路加福音 第七章第四八節），且用浪子回頭的譬喻，說明天父對於罪人的愛心。

我們受了洗禮，與基督合成一體。

「但是現今在基督內，你們從前遠離天主的人，藉著基督的血，成為親近的人；因為基督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毀了中間阻礙的牆壁，就是雙方的仇恨，：為把雙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個新人，而成就和平，他以十字架誅滅了仇恨，以十字架使雙方合成一體，與天主和好。」（厄弗所書 第二章第十三—十六節）

領了洗，因基督的十字架，我們心中要消滅仇恨。基督既生活在我們心中，我們的心滿有祥和之氣。我們和天主和好了，成了天父的子女。

天父的子女，應該常常孝愛天父；但，人受了洗禮，雖參予基督的神性生命，人本性的生命仍舊存在，私慾還是假藉感官和魔鬼的誘惑，使人再墮在「罪」裡，聖若望宗徒乃說：

「誰若犯了罪，我們在父那裡有正義的耶穌基督作護衛者，他自己就是贖罪祭，贖我們的罪惡。」（若望一書 第二章第一節）

我們享有懺悔（告解聖事）聖事的恩寵，再與天父和好。懺悔聖事以基督的血洗淨我們的罪，以聖神的神力幫助我們改過。懺悔聖事乃稱為和好聖事。

洗禮所給的神聖生命，即天主子女的生命，必須成長，基督用自己的體和血，作神聖生命的糧食，建立了彌撒祭祀和聖體聖事。我每天行彌撒，住在旅館和醫院也要舉行。早晨，心靈清明，排除思慮，迎接基督，奉獻自己。一天生活的目標，明亮地懸在目前。手舉聖體聖血，對著牆上的十字架，瞭解了人生的意義。彌撒祭祀是和平的祭祀，消除人們的「罪」，同天父虔誠和好。

基督的體血，在彌撒祭祀裡作為和平的犧牲，分給參祀的人，作為神性生命的食糧，又成為合一的基石。我領基督的體血，我和基督結成一體；別人領了基督的體血，也和基督結成一體；因此，凡是領基督體血的人，都因和基督結成一體而互相結成一體。實現基督在最後晚餐中向聖父所求的：

「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為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是一體一樣。我在

他們內，你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爲一，爲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並你愛了他們，如愛了我一樣。」（若望福音 第十七章第二十一—二十三節）

我們領了基督的體血，基督在我們內，天父在基督內也就在我們內，我們彼此又在基督的身上合而爲一體。世界再沒有比這種結合更完善，更高尚的了。行了彌撒祭祀，領了聖體聖事，我心中的祥和之氣，有如孟子的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結合了天主和人。

王陽明在〈大學問〉裡主張「一體之仁」，仁爲生命，萬物的生命連結成一體，互相聯繫，人的生命靠動植礦等物來維持。朱熹也主張萬物之理爲一，理即生命之理，萬物各得生命的一部份，人得生命之全。因此，儒家常看宇宙爲一道生命的洪流，不可分割。今天，生態環境和自然環境都遭到破壞和污染，就是違反了儒家傳統的思想。在生命的本性界，儒家的一體生命，乃是世界哲學中最高的境界。但，基督神性生命的合一，則高超一層。

神性的生命合一，當然只限於人，人與萬物的結合，在於人用萬物以光榮天父。

儒家對人的結合，以仁道而結合，結合人的仁道，則是曾參所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倫語 里仁）的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恕，以自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就是「愛人如己。」但，儒家在愛人方面，還有幾個原則：「子曰：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里仁）好善惡惡，公正待人，不要有偏私，惡人摒在愛以外。「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憲問）愛，不能是婦人之仁，應該勉勵人作善，勸人勿作惡。「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憲問）《中庸》曾說：「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第十章）若是人家有計劃的加害，便有計劃地予以報復，而且俗語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儒家看重報仇，因看重義。孔子主張正名，按照禮規，各人有各人的名份，守禮守名份，社會乃有秩序，有秩序乃有和平。

基督卻說：「應當愛你們的仇人，善待惱恨你們的人，祝福詛咒你們的人，為毀謗你們的人祈禱。有人打你的面頰，也把另一面轉給他；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也不要阻擋拿你的內衣。」（路加福音 第六章第二十七節）

這是基督的新誠命，基督自己首先這樣愛了我們，當我們還是祂的仇敵時，祂為我們捨了性命，救拔我們脫去罪惡。

但，這不是鼓勵強暴不義嗎？天主是正義的，有罪必罰。仇人侵犯我的權利，違反正義，天主將予以報復，我自己則在基督的愛中，仍舊愛他。

基督徒有實踐這種誠命的人嗎？聖五傷方濟，徹底實踐福音訓誨，他就是如同天父太陽照耀善人惡人，愛一切的人，見到人就祝「和平幸福」，到處散佈和平。中世紀聖伯爾納多院長在當時為和平使者，上至羅瑪教宗和神聖羅瑪皇，下至諸侯，主教、修士，一有爭端

分裂，他便被請作調人，時時跑遍歐洲。現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羅瑪義大利牢獄裡看問刺殺他的刺客。

心中懷有基督的愛，心中充滿祥和之氣。在生活的祥和境界，並不是不善善惡惡，然而惡惡乃是憐惜作惡的，而不是恨。

基督在馬竇福音第二十三章，連篇指責法利賽人和經師，「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冒人！」不是恨，而是憐惜。

基督曾兩次盛怒，以繩結鞭，驅逐在聖殿作買賣的商人，只有對天主聖殿的熱情而有怒，然沒有恨。

被釘在十字架上，基督為釘死他的人祈求天父「父啊！寬赦他們罷！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作的是什麼。」（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四節）

「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

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近思錄

卷十四）

基督乃是天主聖子，和天父同體，顯示天父的精神。祂教訓門徒：「你們應該是成全

的，如同你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馬寶福音 第五章第四十八節）和天父合德，心地祥和，愛一切的人，既有和風慶雲的氣象，又有泰山巖巖的風度，可以享受基督所許的平安：

「我把我的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第二十七節）

「家和萬事興」，中國昔日數代同堂，一家數十口，兄弟妯娌間免不了發生口角；然而大家庭的生活常能平安維持，彼此互相擔待。傳說乾隆皇帝召見一位七代同堂的家長，詢問能使家人和睦的秘訣，家長跪求賜與筆墨紙以便作答，得了所求，跪地一連寫了七個忍字，呈遞皇上，認為家庭和和睦的秘訣。我們教會內的修會，男女會士各有修院，以同居的團體生活，象徵天上永生中的團體生活；然而並不因為獻身基督，更不因為象徵天上永生，就沒有人性的弱點，彼此性情脾氣的稜角很高很利，若不因愛基督而互相忍耐，修院的團體生活失去天上生活的象徵意義，成為人生最荒謬的苦海。

所以務必遵循聖保祿的教訓：

「爾等既為天主鍾愛之子民，亟宜以慈善，謙恭，忍耐為佩，寬容大量，彼此體諒，即有罅隙，亦宜相恕；爾之恕人，當如主之恕爾也。諸善之上，冠以愛德；愛德者，眾德之綱維也。務使基督之平安，主爾心中。爾等之蒙召而為一體者，正為此耳。……以聖詠，聖詩，聖歌，相互淬勵切磋，心歌腹詠，同聲頌美天主。」（哥羅森人書 第三章第十二—十

六節 吳經熊譯 新經全集)

每次參加男女修院祭典，聽著悠揚的歌詠，心情平和，專誠對主。「禮爲分，樂爲合。」在同心同口的歌詠中，眾心結合成一，融化在基督的愛火裡。

九、怡然自樂

孟子說：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

孔子教人快樂之道，「安貧樂道」，最好的成就是顏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述而）

孔子自己說明自己的心境：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述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孔子的「安貧樂道」精神，成為歷代儒家學者的傳統精神。道家老莊的生活快樂，則在脫離名利事物的牽連，超然世外；或者如同李白醉酒賦詩。

中華民族為樂觀民族，不在冥想或神秘生活中求快樂，而是腳踏實地，在簡約的生活中取得滿足。昔日的農村同胞，食祇求飽，衣祇求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田地裡操勞；但是滿了縐紋的臉常有笑，平平靜靜的心常安樂。天災人禍雖不可避免，然不怨天，不尤人，心裡則相信，上天是有公道的。

人人追求生活的快樂，真真快樂的人，是心靈祥和的人，「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

人。」也就「不怨天，不尤人。」心中坦然，面色和悅。孔子留給後代人還有另一項快樂的原則：「安身立命」。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故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險以徼幸。」（中庸第十四章）

孔子和孟子都教人認識天命，又教人畏天命。人生的遭遇，常有天命定奪，人安然接受天命，隨遇而安。君子在富貴中，就度富貴的生活；在貧賤中，就過貧賤的生活；在患難中，就守患難的生活；「君子無往而不自適」，君子無論到甚麼地方或在什麼境遇，都會安然適應。

孔子在匡地被匡人圍困起來，門生都很害怕，孔子卻彈琴唱歌，安慰門生不必害怕：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又一次在陳絕糧，跟他的門生都病了，孔子仍舊弦歌不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我們可以想見那時狼狽的情形，孔子卻安然不亂，竟唱歌自娛，子路乃生氣諷刺老師，孔子就教訓他：君子安於窮，小人窮就亂動。孔子的安於貧

和安於危，是他自知常守堯舜之道，他就以守道爲樂。

我們和基督一起生活，基督生活在我們心中，則像聖五傷方濟心中充滿快樂，喃喃地說：「我的天主，我的萬有！」有了天主，有了一切。他不是如同佛教天台宗或華嚴宗所說的真如和萬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天主爲宇宙萬有的創造者，有了天主，別的都可以有，就像一棵搖錢樹。聖方濟則是除天主以外，他不要任何事物，得了天主，就心滿意足了。而且他還要追隨基督，以苦辱爲樂。基督曾經說：「幾時，爲了人子的原故，人惱恨你們……；而加以辱罵詛咒，你們才是有福的。在那一天，你們歡喜踴躍罷！」（路加福音

第六章第二十二節），聖方濟一天在路上，對陪他的門徒說：假使我們今天晚上，到我們一座修院去，天黑下雨，我們敲門，看門的修士不開門。再敲。他以我們爲乞丐，罵我們無賴。再敲門，修士開了門，拿著木棍打我們，你想那才是多麼快樂，跟基督一樣受點苦！

在基督剛復活升天以後，門徒們因著聖神的引領四出傳道，猶太人的公議會，把宗徒們捕來，禁止他們傳揚耶穌的名，「鞭打了他們以後，命他們不可再因基督的名字講道，遂釋放了他們。他們喜喜歡歡地由公議會前出來，因爲他們配爲這個名字受侮辱。」（宗徒大事

錄第五章第四十節）

心中有基督，基督以聖神引我們的心歸向天父，心境常常祥和，無憂無懼。基督在最後

晚餐，曾經對完徒們說：「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第二十七節）基督復活後顯現給宗徒們，第一句話：「願你們平安！」平安乃是快樂的泉源，心地祥和的人，心裡必有快樂。祥和的生活境界，造成生活快樂的境界。

生活的快樂，在和基督與天父同在。基督為我們犧牲了性命，這是友情中最大的愛情。

（若望福音 第十五章第十三節），天父為愛我們寧願捨了自己的聖子，要祂為我們捨生，「好使我們藉著基督得到生命。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他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若望一書 第四章第十節）

放眼看宇宙，充滿了天父的愛和美。朝起的太陽，薄暮的晚霞，清明的月色，點點的星辰，多麼平靜！多麼美麗！蘭花的清香，玫瑰的鮮艷，茶花的紅凝，荷花的潔白，多麼溫柔！多麼美麗！狂風的呼嘯，驟雨的衝擊，海浪的凶湧，長江的奔馳，多麼雄偉！多麼美麗！

回顧我自己的一生：溫暖的家庭，平靜的鄉村，快樂地過了十二年！童心無猜，相互互助，愉快地過了修院的七年。充滿古蹟的羅馬，洋溢著天主教的精神；專心求學，無憂無慮地過了三十一年。的羅瑪生活。雄心建設，弟子臂助，興奮地過了台南的五年！艱難中求進步，紛亂中求秩序，樂觀地過了台北的十二年！滿園春色，迎面笑容，每天在青年的朝氣中，渡我老年的校長生活！一切都充滿天父的愛。

「你好幸福啊！」一位來醫院看我的朋友對我說：「住一流的醫院，看病是各專科的主任，日夜有修女、小姐和司機輪流照顧，在醫院還能寫書稿，你好幸福啊！」我自己承認這是天父無限的愛！

「你還缺什麼呢！」又一位朋友羨慕地對我說：「在學術界地位那麼高！著作那麼多！在教會是總主教，在教育界是大學校長，在社會上被視為公正人士，各種學術團體邀你參加，各項學術會議約你發表論文，你還缺少什麼呢！」我答說：「我什麼都沒有，又要說我什麼都不缺，我向人世不再求什麼，祇求能夠『予』，而不求能夠『得』。」孔子曾經說：「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季氏）我早寫了遺囑，今年將身邊有紀念意義的東西都處理了，送到故宮博物院和輔大天主教文物館，連自己的墓都造了。我向人世一點也不希望或追求，祇求能為教會做點事。但是孔子曾經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聖保祿宗徒說：因為祂（天父）在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為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的。又由於愛，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預定了我們藉著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而歸於他。」（厄弗所書 第一章第四節），沒有完全歸於天父，成為聖潔無瑕的，則是我的憂慮。然而這種憂慮，既不破壞心靈的祥和，也不減少心靈的快樂。

「天主的國，不在於吃喝，而在於正義，和平，在聖神內的喜樂。凡是按照這原則而事奉基督的，纔為天主所喜悅。」（羅馬人書 第十四章第十七節）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予各種安慰的天主受讚揚，是他在我們的各種磨難中安慰我們，為使們能以自己由天主所親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種困難中的人。」（格林多後書 第一章第三節）

「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應當喜樂！你們的寬仁應當叫眾人知道。」

（斐里伯書 第四章第四節）

中篇 明而神篇

十、神而化之

「孟子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盡心上）

孔子、孟子建立了儒家的人生觀，修身以治國。「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人之，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同上）兼善天下，為儒家學者生活的共同志向。兼善在普通的工作上，在於養民，使民眾的生活富裕；但是在孔、孟的思想裡，則是教民為善。所謂教民，不僅是使民受教育，而是以自身的品德，感化民眾。所以「君子所過者化」化，為德化，德化，不僅是感化，而是精神相接，

聖者的精神貫注在別人精神中，引起變化，產生同化作用，好像酵母，也就是基督所說：「你們是地上的鹽」（馬竇福音 第五章第十三節），鹽煮食物，食物才有鹹味。聖者的善德精神，德化別人的精神，別人的精神也有了善德。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

聖，以化爲特點，聖所以能化在於精神廣大深厚。《中庸》說：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第二十七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第三十章）

儒家非常尊崇聖者的善德精神，認為可以和天地相配，《易傳》乃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乾卦 文言），天地之德在於化生，《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繫辭下 第一章）天地生化萬物，生生不息，使萬物取得生命；聖人的善德精神，淵淵溥溥，化育萬眾的精神；因此說「大德敦化」。

天地的生化功能，充滿宇宙；但不能被看見，不能被捉摸。眼睛可以看到嫩芽長高了，怎麼長則看不見，儒家稱天地生化的工作為神，神妙莫可測，「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繫辭上 第十章）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繫辭上 第四章）

易，即天地變化之道，生化萬物，生化的功能深遠莫測，幾微莫測，神速莫測。《中庸》說：「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

貳，則其生物不測。」（第二十六章），這種生化的功能稱爲神；聖人德化的功能，和生化的功能相似，也可以稱爲神。

張載的《正蒙》書中，第四篇題目爲《神化篇》，篇開端說：「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接著說：「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天下之動，神鼓之也。」張載以天的生化功能來自不可見的力，稱爲天的體，稱爲神。這種神妙的力，「虛明照鑒」，不是物質性，故能如《易傳》所說「通天之下志，成天下之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如《中庸》所說：「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對我們來說呢，這就是天主聖神的功能。舊約創世紀說明天主造了天地，遣派聖神到宇宙中。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第一章第一節）

聖神的功能，開始就是光，有了光，乃有變，而後有生化。生化的功能不是物質的功

能，而是聖神的功能。

張載在〈神化篇〉說：「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也。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大而位天德，即是聖者。張載繼續在後面說：「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聖者的德化，「位乎天德」，德化也就是神化，神化就是聖神的功能。

天主創造宇宙萬物，遣派聖神在宇宙內運行，推動各種變化。基督創立教會，遣派聖神到教會內，推進各種化工。在復活的當天，基督顯現給宗徒們，向他們吹了一口氣，接著就說：「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誰的罪，罪就得赦。不赦，罪就不赦。」（若望福音 第二章第二十一節），升天以後，五旬節期，正式遣派聖神，門徒們因著聖神四出講道，建立教會。領受洗禮的人，都領受聖神。

「誰若沒有基督的聖神，誰就不屬於基督。……凡受天主聖神領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你們呼號『啊爸，父呵！』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

（羅馬人書 第八章第九節第十四節）

我們因著聖神和基督結合，取得基督的神性生命。神性的發揚，全仗聖神的神力。

儒家發揚人性生命，到達完滿境界，參與天地化育的功能（中庸 第二十二章）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論語 雍也）成爲「大德敦化」的聖者。

基督的神性生命，因著聖神的功能，在我們心靈內，發揚滋長，到達圓滿境界，使我們肖似基督，參加基督的救世工程，將神性的生命灌注到旁人心中，在旁人心中形成基督。

聖保祿宗徒藉著聖神的功能，化育新生教會的教友，「勞碌辛苦，屢不得眠；忍飢受渴，屢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體；除了其餘的事以外，還有我每日的繁務，對眾教會的掛慮。誰軟弱，我不軟弱？誰跌倒，我不心焦呢？」（格林多後書 第十一章第二十七節），

「我的孩子們，我願爲你們再受產生嬰兒的痛苦，直到基督在你們心中形成爲止。」（迦太

基書 第四章第十九節），聖保祿確實的母親的心腸，將神性的生命，灌注給自己的教友，繼續予以培育。「天主所愛的弟兄們，我們知道你們是蒙召選的，因爲我們把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僅在乎語言，而且也在乎德能和聖神，以及堅固的信心……你們雖在許多苦難中，卻懷著聖神的喜樂接受了聖道，成了效法我們和效法主耶穌的人。」（得撒洛尼前書

第一章第四—六節）

聖伯鐸宗徒宣講基督受難而復活的福音，使信的人得到神性的生命，保留「在天上不

壞，無瑕，不朽的產業，……這一切，如今藉著給你們宣講的人，依賴由天主遣派來的聖神，傳報給你們。」（伯鐸前書 第一章第四—十二節）

聖若望宗徒傳教天主的聖言，培養神性的生命。「論到起初就有的生命的聖言，就是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聖言……傳報給你們。」（若望一書 第一章第一節）

儒家以天地生化萬物的生命，聖者參加天地生化的功能，也就參加天地的神化，使生命在人的心內發揚光大。我們傳報基督的福音，因著聖神灌注神性的生命給信仰的人，繼續藉著聖神以德能予以培植，實現「大德敦化」。

孟子以教育天下的英才為自己的喜樂；我們以天主的聖言，培植神性的生命，更是我們的喜樂。

基督在最後在晚餐裡，曾預先告訴宗徒們，他們將有痛苦，如同一個婦人在分娩時要有的痛苦，但他們的痛苦，也將同產婦的痛苦一樣變成喜樂，因為生了一個新的生命（若望福音 第十六章第二十節），我們的神化就在於產了一個新的神性生命。

人性的生命發揚成熟，精神向外顯露，乃有光大。「大而化之之謂聖」，生命光大，化育宇宙萬物的生命，造成聖者的「大德敦化」。「化而不能知之之謂神」，敦化功能，神妙莫測。生命越成熟，敦化功能越廣博深厚，聖者乃能配天。

神性的生命，因聖神的助佑日漸發揚，日漸肖似基督。到達圓滿的境界時，在精神上形成了基督的精神。基督的精神從圓滿的神聖生命，藉著聖神對旁人發生化育的功能，灌注神性的生命，產生奧妙的神化。

去年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法國達爾斯小鎮主持聖若望衛雅諾神父紀念大典時，法國有一派人批評教宗來法國紀念一個鄉村無學無識的司鐸，侮辱素為歐洲文化中心的法國。這班人卻不想當聖衛雅諾活著的時候，他的神化功能從達爾斯小鎮發射到全歐洲，吸引成千成萬的人到小鎮的小教堂，向他請教。這就實現了聖保祿宗徒所說：「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昧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的，為羞恥那些堅強的。甚而天主召選了世上卑賤的和受人輕視的，以及那些一無所有的，為消滅那些有的，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無所誇耀。」（格林多前書 第一章第十七節），因為神化的功能不來自人，而是來自產生神性生命的天主聖神。

十一、肫肫其仁

儒家主張神化，因聖人與天地合德，參加宇宙的化育。宇宙的化育，在於「生生」，化生萬物。理學家以生爲仁，聖人的神化，乃是聖人仁德的功能。

仁，本是孔子一貫之道，包括全部善德。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

孔子在《論語》裡講論「仁」的地方很多，但，祇看上面兩條，已經可以看出孔子的「仁」，意義很廣；雖然基本的意義在於愛。

漢朝儒家解釋《易經》，滲入陰陽五行的氣運思想。《易經》乾卦的《文言》，曾以仁義禮智配元亨利貞。漢朝學者以元亨利貞配五行，配四季，又配四方；仁便配元，配春，配

東，配木。春，東，木，都有生發的意義，元是生的開端；仁也就和「生」連接起來了。

董仲舒說：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春秋繁露 卷十三 五行順逆篇）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春秋繁露 卷十三 五行相生篇）

《易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朱熹作注說：「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爲眾善之長也。」宋朝理學家，接受這種思想，常以仁爲生。程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二程全書 遺書十一 明道語錄一）

朱熹便說：「生的意思是仁。」（朱子語類 卷六）「仁是天地之生氣。」（同上）又說：「愛非仁，愛之理是仁。」（朱子語類 卷二十）仁是生，是「愛之理」。

生命在宇宙內相連爲一，一個物的生命，和另一物的生命互相影響；人的生命也是一樣，互相連繫，相互發生關係。每人對於自己的生命，每物對於自己的存在，都深深愛惜，仁，是對生命存在的愛，所以是愛之理，深入到人的生命內，協助生命的發揚。聖人的神

化，化育人的精神生命，也是仁。仁的價值最高，孔子乃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述而）

基督的仁，是因天父而愛人，且愛人如愛基督，天父因愛宇宙萬物，造生萬物，因愛人，按自己肖像造生了人，人犯罪，遣派聖子救人。聖子因著愛人而捨生，贖了人的罪，以聖神在洗禮中把自己神性的生命賜給受洗的人！使他成爲天主的子女。聖若望宗徒說：

「可愛的諸位，我們應該彼此相愛，因爲愛是出自天主；凡有愛的，都是出自天主，也認識天主，因爲天主是愛。天主的愛在這事上顯出來，就是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來，好使我們藉著他得到生命。」（若望一書 第四章第七節）

基督的教義和精神便集中在「仁愛」，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和愛人如基督，乃是兩條最大的誠命。聖保祿宗徒說：「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馬人書 第十三章第十節），「因爲全部法律總括在這句話裡：愛人如己。」（迦太拉書 第五章第十三節）「己」是天主的子女，是基督妙體的肢體，「如己」便是如基督。

神性的生命，如同人性生命，是愛的結晶；然而「不是由血氣，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於男慾，而是由天主而生。」（若望福音 第一章第十三節）「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

不能進天主的國。」（若望福音 第三章第五節）

我們接受了基督的神聖生命，我們把神聖的生命歸還於基督，我們行了奉獻禮。

司鐸的奉獻禮，奉獻了自己的生命，為基督在祂的教會內服務，又奉獻了自己的愛情，使心專於天主而不分給旁人。修會會員的奉獻禮，奉獻了財富、愛情和自由，也就是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和生命的一切所有，都歸於基督而獻於聖父。奉獻禮乃仁愛的最高最完全的表現，司鐸一生祇做歸於天主的事，修士修女祇管天上的生活，雖然他們或她們尚在人世，免不了有人世的事和生活，但一切都綜合在奉獻的目標下，都為著這個目標而行。沒有作奉獻禮的教友，生活中雜事紛紜，但也應有止於所止的目標，一切都為遵循天父的旨意，一切也都歸於仁愛。

奉獻典禮特別也加強對痛苦的愛，基督因愛人類而受苦，致死於十字架上。祂訓令自己的門徒要每天背著十字架跟隨祂，奉獻自己的人因愛基督而跟隨祂，每天愉快地接納所遭遇的痛苦，在痛苦中和基督相連，分擔基督救世的工程。沒有痛苦的愛沒有價值，沒有痛苦的事業不能屹立，沒有痛苦的生活單調乏味。聖保祿宗祿深深明瞭十字架的意義：

「原來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的，為我們得救的人，卻是天主的德能。」

(格林多前書 第一章第十八節)

「如今我在爲你們受苦，反覺高興，因爲這樣我可以在我的肉身上，爲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羅森書 第一章第二四節)

「我們在各方面受了磨難，卻沒有被困住；絕了路，卻沒有絕望；被迫害，卻被遺棄；被打倒，卻沒有喪亡；身上常常帶著耶穌的死狀，爲使耶穌的生命也彰顯在我們身上。的確，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時常爲耶穌的緣故被交於死亡，爲使耶穌的生命也彰顯在我們有死的肉身上。這樣看來，死亡施展在我們身上，生命卻施展在你們身上。」(格林多後書 第四章第八—十二節)

即然是天父的子女，我們和基督一同孝愛天父。基督以奉行聖父的旨意作爲生活的飲食，常常作天父所喜悅的事。我們奉獻自己與基督的人，必須有基督對聖父的孝心，一切爲愛天父而做，一切爲光榮天父而行。聖依納爵的生活標語，「追求天主更大的光榮」，他常積極行動；聖五傷方濟則有另一標語：「我的天主，我的萬有。」他滿意一切的境遇，常以有了天主作父親，心中就全都滿足了。我則更喜歡聖女小德蘭的赤子之情。自己常是一小

孩，全心依賴天父；做的好，固然好；做錯了，祇要向天父認錯，天父不會見怪。聖小德蘭曾經說自己就是犯了世界人可以犯的罪，她仍舊不失望，祇有像小孩向父親懷裡跑去，求父親原諒，天父會原諒的。因為天父所最厭惡的，是自視很高的人，認為自己祇能做好，天父必會使他失足摔到，失望而不再起。

天父似乎很渺茫，似乎離得很遠。基督乃降生人世，顯示聖父；祂和聖父一體，所以說：「誰看了我，就是看見父。」（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第九節），我們在聖體裡看見基督，他就看見天父。但是我們仍舊覺得那還是「信德的奧蹟」，眼睛並沒有看見基督，祇是誠心相信基督在聖體內。

但是，天父原本無所不在，我們的心靈若真誠地愛天父，看到週遭的自然世界，陽光美麗，雷雨雄壯，花草玲瓏，就會體會到處處都是天父的愛。看到一座座的高樓，遇到一輛一輛的汽車，坐享電視冷氣機的舒適，驚奇人們智慧的科技產品，也就體會到這一切奇妙，來源仍是天父。接觸到各色的人，聽到各種的言語，也會體會到這一切都是天父的造物，而且是天父的子女。事情的遭遇，多令人驚喜或憤怒，然而我們也體會到這一切都是天父的旨意。

儒家對於上天上帝，祇是遠而敬之，從不敢用愛以對待上天；對於父母，也用孝敬；對

於兄弟，用兄弟恭，以表手足之情；對於朋友，是朋友之交淡如水；對於夫婦，也祇用夫唱婦隨。儒家少用愛字，雖說原則是愛人如己，實際則常用同情，憐憫，慈悲，忠厚；祇是男女的感情，正或不正，合法或不合法，卻用上愛字。父母對兒女的愛情，則常說是愛了。但是中國的儒家社會，少說愛，實則多講情，因著情還放棄了法。儒家的政治是仁政，仁政在愛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梁惠王下）我們教會的慈善工作，也是安老院，孤兒院，殘障院，病院。但是我們教會的工作者，有時對於身邊的工友，容易缺乏同情，有點像宗徒們看著跟隨耶穌的人沒有吃飯，就要基督遣散他們去找食物，基督卻答道「你們給他們吃的」；宗徒們茫然不知所云了，「給這麼多的人，我們怎樣去拿食物！」基督則顯了靈蹟；因為祂「很憐憫這群眾，他們已經三天沒有什麼可吃的；我不願意遣散他們空著肚子回去，怕他們在路暈倒。」（馬竇福音 第十五章第三十二節）

愛從近人開始，同居的司鐸，同院的修女，彼此都是近人。耶穌說：「那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馬竇福音 第十八章第二十節），「天主是愛，那存在愛內的，就存留在天主內，天主也存留在他內，我們內的愛得以圓滿。」（若望一書 第四章第十六節），近人彼此擔待，彼此歡喜。孔子也曾說：「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無誨乎！」（憲問）「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厭惡），惡稱人之惡

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者窒者。」（陽貨），勸善爲仁愛，基督也會教導門徒實行，毀謗則是惡，常是團體生活的大病。團體生活應視爲愛德的試金石，「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的，因爲那不自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若望一書 第四章第二十節），團體生活也是培養愛德最好的機會，聖小德蘭就因此而成聖。但愛對一切人並不是同等，基督在生時，曾特愛自己的母親，特愛自己的愛徒若望，特愛自己的朋友瑪爾大、瑪麗和賴柴魯一家人。我們以聖神之愛，爲基督而愛人；但，同時，愛是感情，聖神之愛經過我們的感情時，便帶到我的感情，我們的感情原本就是有厚薄的。祇要不離開聖神的愛，而是聖神之愛的表現方式，感情的厚薄是正常的。若太厚此薄彼，造成了分裂，那就離開聖神之愛了。

懷著聖神之愛愛人，便像聖保祿宗徒所說：

「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爲樂，卻與真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林多前書 第十三章第四節）

人世的愛祇有母親的愛，能達到這種高尚的境界；天主聖神之愛，則有這種特徵。然而在社會生活裡，我們有多少機會可以培養仁愛的精神，孔子平日若遇著穿喪服的人，穿戴禮服的大夫，眼睛瞎的人，坐的時候必定起立，走過的時候必定提快腳步，表示對他們的同情和敬意，（子罕），又若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孔子掉淚，吃不飽（述而），因為心中和有喪的人同哀。在羅瑪街道上，遇著靈車走過，戴帽的人必脫帽。我們在小事上，處處留心，同情心和慈祥心常可以流露。當然我們無法像基督一樣：「他所做的一切都好；使聾子聽見，叫啞巴說話。」（馬爾谷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節），但我們能夠和聖保祿一樣；與憂者同憂，與喜者同樂，與強者同強，與弱者同弱，自己甘願為一切人的一切，為能拯救一切的人。（格林多前書第九章第二十二節）

十二、大孝尊親

《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第二十章），孟子說：「親親，仁也。」（盡心上）

儒家在理論上，以「仁」總攝善德，為善之長；在實行上，則以孝為首，所以說：

「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經 開宗明義章），「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則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因爲仁是愛之理，儒家的愛，由近及遠，最近的人當然是父母。尤其仁又是生命，父母爲生命的根源，兒女的生命和父母的生命結成一體，兒女的生命乃是父母生命的延續。「慎終追遠」，兒女的生命，歸回到父母的生命，在縱的方面，兒子一生該孝敬父母，對於活著的父母該孝，對於去世的父母，該事死如事生，守禮祭祀。在橫的方面，兒子的一切行動，都屬於孝的範圍，好事爲孝，惡事爲不孝。儒家的君子聖人，便以孝爲至德。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中庸 第十七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存之至也。」（中

孟子講述舜王的孝心：「王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帝妻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萬章上）

孝不僅是一種善德，乃是整體的生活，是生命的境界。儒家的聖人，生活在孝的境界裡。孝的功能，「大德敦化」，全中國人都知道「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

以聖神之愛愛天主、愛人的聖者，必定遵守上主的教訓。「你要全心孝敬你的父親，不要忘掉你母親的痛苦。你要記住，沒有他們便沒有你；他們對你的恩惠，你如何報答呢？」

（德訓篇 第七章第廿九節）

基督講道，宣講天國，第一次顯靈，雖然自己說明時間還沒有到，但還是因孝敬母親，尊敬瑪利亞的指示，顯靈變水爲酒。臨終以前，在十字架上的劇苦中，沒有忘記把母親托給愛徒若望，我們敬拜基督，我們也恭敬祂的母親瑪利亞，這是中國的孝道。聖母瑪利亞在基督救世的工程中，有最高的地位，她參與救世的工程，孕育了救世主，養育了救世主，又在十字架下奉獻了自己的兒子耶穌。因此，她第一個得到救世工程的光榮效果，沒有原罪而

受孕滿被聖寵。

孝道在歐美文化傳統中，以養育為基本，子女須要父母的養育，子女應孝愛父母，子女成人自立了，便對父母祇有愛心，沒有孝敬的義務。目前中國社會，接受歐美的思想，放棄傳統的孝道，老年人都惶恐不安，大家尋求新的孝道，子女獨立營生，然不割斷生命的根源。

但，有人抱怨，我們行奉獻禮的人背棄了中國的孝道，捨棄父母，將自己奉獻於基督，離開家庭。然而中國古代傳統，也有在忠孝不能兩全，則捨孝而盡忠；我們為天主而離開父母，並不違背孝道，何況我們仍以聖神之愛愛父母，且父母有事我們仍「服其勞」。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若要保持儒家的傳統孝道，則祇有用儒家的孝以孝愛天父。基督自己一生實行了這種孝道，凡事孝愛聖父，光榮聖父。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子不能作什麼，他看見父作什麼，才能作什麼；凡父所作的，子也照樣作。……我由我自己什麼也不能作；父怎樣告訴我，我就怎樣審判，所以我的審判是正義的，因為我不尋求我的旨意，而祇尋求那派遣我來者的旨意。」（若望福音 第五章

「我由我自己不作什麼；我所講論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訓我的。派遣我來者與我在一起，他沒有留下我獨自一個，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若望福音 第八章第二十八節）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情願捨掉它；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取回它來；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若望福音 第十章第十七節）

「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來的。看見我的，也就是看見那派遣我來的。……我沒有憑我自己說話，而是派遣我來的父，他給我出了命，叫我該說什麼，該講什麼。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講的，全是依照父對我所說的而講論的。」

（若望福音 第十二章第四十四—四十九節）

在遭難的前夕，基督全身冒流血汗，恐懼十字架的苦刑；但，祂仍向天父三次申說：

「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苦杯離開我罷！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馬竇

福音 第三十六章第三十九節）

在十字架上，斷氣以前，向聖父說：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付在你手中。」（路加福音 第二十三章第四十六節）

這乃是一種全孝，是整個生命的孝。我們奉獻自己於基督，同基督結成一體的人，具有基督的精神，向天父懷著同樣的孝心。我們離開了家庭，我們不組織自己的家庭，在世上是單獨的一人。但，我們不是孤獨一人，因為天父與我們同在。我們的心，不因奉獻而封閉；我們的感情，不因奉獻而乾涸；我們的感觸，不因奉獻而遲鈍。反而，感觸非常敏銳，感情特別濃，心靈更靈活，對於同情，對於鼓勵，對於安慰，更多要求，天父乃能答覆我們的要
求。我們跌倒了，祂會扶起我們；孤單了，祂會安慰我們；被人輕視或誤解了，祂會鼓勵我
們；做好了事，祂會喜歡，也使我们喜歡；作錯了事，祂會使我们認錯改過。有時，我們也
會像基督受難時感到：「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也可能像基督在受難前夕的禱：
「父啊，若是可能，請讓這杯苦離開我！」我們關上門，在暗中祈禱天父，天父會看見我
們。

聖嬰仿德蘭充滿了這種赤子之心，他在自傳裡說：

「耶穌惠示我以神愛火燃，惟一必由之路。是路也，即具小兒信賴之心，安臥於乃父懷中，泰然無懼。聖神嘗借撒落滿之口而發言曰：伊惟最小，來至我前。又言曰：慈蔭允施於幼小，依撒意亞先知亦奉天主名，昭示吾儕，謂於叔世，主將率其羊群，置諸草地，群聚小羊而緊貼於懷。復慮所言未足，而且光已透過悠久無疆之深處，不僅奉天主名而大呼曰：如母之撫摩其孩提，我亦如斯撫慰爾曹而抱置于懷，加諸膝上，以搖盪之。」（靈心小史 第十一章）

我們每個人，靜靜地反觀自己一生，看到許多情節，當時祇覺得是一些偶然的遭遇，沒有特別意義，現在看起來乃是天父有心的安排。我自己近來因寫七十自述和晉鐸晉牧述懷，多次回想以往的歲月；近日在榮民總醫院病房中，夜靜回顧一生經過，看到全是天父愛心，決定我一生的兩樁大事：第一，進衡陽聖心修院，獻身為司鐸。在決定以前的一個月，我從來沒有想，家中人也沒有說，就是因為在國小常考前茅，而竟考不上公立中學，祇考上私立中學，先伯父明山公要我進修院修道，我卻馬上答應去，不顧母親的反對，到今已六十多年，從來沒有懷疑自己的聖召，更沒有反悔。第二，往羅馬留學。當年教區主教已決定派郭

藩同學去羅瑪，我和同班的同學往漢口總修院，從衡陽到了長沙，忽然陪我們旅行的院長神父告訴我，宗座代表恆毅總主教來電報叫再派一名修生往羅瑪留學，臨時由駐在長沙的副主教決定派我去，和郭藩同學同路往上海。這樣，我去了羅瑪，家中親人都不知道。在這兩件決定我一生的事上，天父先要壓服我的傲心，令我有失敗的感觸，然後賜給我好的恩惠。基督自己曾經說：「你們縱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東西給你們的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之父，豈不更將好的賜與求他的人？」（馬竇福音 第七章第十一節）一次，秘書報告有一個持著已故湖南立法委員梁棟的信來找我幫助，恰好梁委員正來看我，我把信給他看，他說沒有寫那封信。我就出來對那個人說梁委員在我客廳裡，他一聽梁委員在，反身就走，頭也不回。我笑笑謝謝天父。

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天父嚴肅，覺得天父離得遠，基督有天父，但又有懷孕祂的母親瑪利亞。我們和基督結成一體，瑪利亞便也是我們的母親。教會從古以來，就敬禮聖母，我們中國人有傳統的孝道，我們以傳統的孝道，孝敬瑪利亞。兒女有事不敢向父親求，但是沒有事不可以向母親說的。母愛為天下最大的愛，為最無私心的愛，也就是造物主天主為我們人類設置最好的事，在神性的生命上，天父賞給我們這位母親，瑪利亞雖然沒有懷孕我們，但，她懷孕了基督，撫育了基督；曾親自站在十字架旁，親眼看到基督為救我們所流的血，

她怎麼不以母親愛兒子基督的心腸來愛我們呢？

歡喜時，我們歡呼聖母；痛苦時，我們哀號聖母；跌倒了，喊聖母；迷路了，呼聖母；孤苦時，投奔聖母；危急時，靠近向聖母。聖母常張開雙臂迎接我們，懷抱我們。

福音傳到羅馬時，遭到羅馬皇帝三百年的迫害，到了公斯當定皇皈依以後，歐洲蠻族蜂起，滅亡了羅馬帝國，文化蕩然，到了中古才漸進入文明，教會一千多年的精神生活，以吃苦爲主流，對基督常有最後審判的恐懼。文藝復興以後，浪漫思想橫行歐洲，修會精神生活的主流，變爲以基督爲淨配，修女與基督締結神婚，以女愛的心情愛基督。乃到近百年聖小德蘭以孝愛的心情孝愛天父，老年的教宗庇護十一世接納這種思想，孝愛之心，瀰漫教會，我們中國素以孝道爲主，雖不敢言孝敬上天，然常主張父母配天，視爲孝道的最高點，稱讚舜王爲大孝，祭天時能以祖宗配祭。現在我們以上天視同父母，爲生命的最高根源，上天不是天老爺的大官，而是我們天父，以孝父母之心孝愛天父，作爲我們精神生活的主流。

現代人自立自尊，捧起自己的人格，蓄用自然界的財富。當自然界反搏的時候，當物質享受空虛了心靈的時候，才覺得在人頭上需有一神明，使人不是孤獨的小丑，聖小德蘭的神聖赤子心情，在科學爬到高峰的社會裡，受到教會大眾的歡迎。我們順應潮流，發揚傳統的孝道，大孝尊親，孝愛我的天父。

十三、致知格物

智慧，乃天生；知識，由人培養。

佛教以人生爲痛苦，痛苦來自人的愚昧，把本來空虛的世界認爲實有，心生貪慾，造成生老病死的痛苦，釋迦牟尼苦修行得到光明，以智慧除去愚昧，解脫人的痛苦。華嚴經的佛，滿身光明，各毛孔放光，光澈人寰。

老子雖主張棄聖絕智，然而所絕的乃是小智，老子和莊子都主張大智，人的氣和天地之氣相接，人心直接知道「道」的奧妙，得有「全知」。

孔子以智仁勇爲三達德，孟子以仁義禮智爲四德，漢朝儒家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智在儒家的價值非常高。孔子自述修身的經過：「吾十又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述而）學、不惑、知天命、耳順，都是關於智的修養。大學的修身之道，正心誠意，誠意則須致知格物。

知，按《中庸》所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第二十章）知，爲知人生之道，即是知天理。聖人，生而知天理，因爲聖人沒有私慾。孔子卻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述而）致知在於求學，求學便是求知人

生之道。君子和聖賢，乃好學以求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

學而思，思而學，知道了修身處世之道，乃能自立而立人。「智者不惑」（子罕 憲問），不惑才能心安。

人生處世，所有的關係，從三方面來；從自己方面，從人方面，從天方面；儒家乃講知己，知人，知天。

知己，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學而）反省，才可以自知，自知，知自己的過失以求改過。「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公冶長），宋朝陸象山和明朝王陽明則以致知爲反觀自心，有知自心，天理之良知，致到實行。

知人，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爲政）又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人；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人，於予與改是！」（公冶長），觀察旁人行事的心理和所有的行爲，以知道他的人品和性格。子貢問曰：「鄉人皆

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路）不能祇憑社會的輿論以知人，要追求輿論的正直。

知天，天對人有天命，知天便是知命。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堯曰）。知天命才能長天命，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畏天命，乃求安身立命，「故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第十四章）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同上）

孔子一生，求學不輟，發憤忘食，又教徒不倦，「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孔子智者的神化功能，從顏淵的言語裡，可以看到又高又深。顏回受孔子的感召，好學修身，孔子稱讚他在弟子裡是唯一好學的（論語雍也）。好學求知天理，為儒家的傳統，《中庸》說：「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以知新，敦厚以崇禮。」（第二十七章）學和德不相分離。「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第二十章）學而行，知行乃合

我們基督徒有聖神之愛，聖神乃是光明智慧。在舊的古經裡，智慧篇一書歌頌智慧。

「我寧要智慧，而不要王權王位；財富與她相較，分文不值。無價的寶石也不能與她相比，因為，一切黃金在她面前，不過祇是一粒細沙；白銀在她眼前，無異一撮泥土。我愛她勝過愛健康和美色。……因為智慧是人用之不盡的寶藏；凡佔有她的人，必獲得天主的友愛，賴愛教而獲得的恩賜，深得天主的歡心。」（智慧篇 第七章第八—十四節）

「她是天主威能的氣息，是全能者的榮耀真誠流露；因此，任何污穢都不能浸入她內。她是永遠光明的反映，是天主德能的明鏡，是天主美善的肖像。她雖是獨一的，卻無所不能；她雖恆存不變，卻常使萬物更新。她世世代代進入聖善的靈魂，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同上，第廿五節）

聖神和聖父聖子同體，所以基督自己稱自己是真理，是光明。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 第五節）

「我身為光明，來到世界上，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若望福音 第十二章 第四十六節）

「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若望福音 第八章 第十二節）

基督為天主聖子，是聖父的肖像，是聖言，若望在福音的開端就說：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在他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他。」（第一章 第一節）

基督聖言降生人世，將聖父啓示我們，基督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為

祢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啓示給小孩子。是的，父啊！祢原來喜歡這樣，我父將一切交給了我，除了父以外，沒有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啓示的人以外，沒有人認識父。」（馬寶福音 第十一章第二十五—二十七節）

基督復活升天，不在人世住留，祇乃遣派聖神教導我們。

「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他要將你們引入一切真理，因為他不憑自己講論，只把他所聽見的講出來。」（若望福音 第十六章第十三節）

天主聖言所啓示的，天主聖神所教導的，構成我們的智慧，在現世是我們的信仰（信德），信仰乃天父的恩賜，由聖神而施予。

儒家的智慧，爲理性的智慧，靠著學習而得，孔子教導弟子好學以實行。朱熹講研究外物以致知，每天格一物，終必通達；陸象山主講反觀自心以致知，格除物慾的障礙；王陽明說明良知爲先天之知，格正事物，致良知於事物，知行合一。儒家都求知道人性天理，或研究，或觀心，當行天理以成聖賢。這是儒家的智慧，也是天主聖神的智慧。但是，我們基督徒，因信德所得的智慧，則是超性的智慧，以發揚我們的天主性的生命。本性的智慧和超性的智慧，不相矛盾，而是拾級而升。然而聖保祿宗徒說天主的智慧反對人間的智慧，所說的

人間智慧乃是世俗的俗智，孔子和老莊也都棄絕這種俗智；俗智求物質身體的享受，重利不重義，乃小人之智。聖保祿說：

「我的言論和宣講，並不在於智慧動聽的言詞，而是在於聖神和他德能的表現，爲使你們的信德不是憑人的智慧，而是憑天主的德能。」

我們在成全的人中也講智慧，不過不是心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將要消滅的有權勢者的智慧。我們所講的，乃是那隱藏的，天主奧妙的智慧。……可是天主藉著聖神將這一切啓示給我們了。因爲聖神洞悉一切，就連天主的深奧事理他先洞悉。人除了心內的心靈外，有誰能知道那人的事呢？同樣，除了天主聖神外，誰也不能明瞭天主的事。」（格林多前書 第二章第四—十節）

「天主豈不是使這世上的智慧成了愚妄嗎？……你們得以結合於基督耶穌內，全是由於天主，也是由於天主，基督成了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格林多前書 第二章二十一—三十節）

我們的智慧是信德，信德引我們歸向天主，不被世上人物的牽累，世俗的智慧卻傾向世

上人物，因而兩者互相衝突。儒家的智不是世俗的智，孟子曾分人的心靈和肉身，心靈為大體，肉身為小體，孟子教導人培養心靈。世俗之智卻教人培養感官的享受。

但，儒家的心靈修養，常止於現世的善，基督的智則高遠天主遠及來世，更上一層樓，走入神性的永生。

我們奉獻自己於基督的人，我們實行節慾。我們以人性的天理併入基督的信仰。儒家的智協助我們體會基督信仰的高貴。

一切事，我們由信德去看，早晨醒來，一看今天的生命，感謝天父的恩賜。再看窗外的藍天，陽光初照，顯示天父的美妙。又看走廊的花草，顏色鮮艷，想到天父的妙工。進聖堂，默想，行彌撒聖祭，捧著耶穌聖體，面對天父。走入街市，人事相擠，體會到天父所定宇宙由人管理。一天裡遇到快意事，深謝天父的愛；遭到痛心的打擊，更感謝天父的信託。身體健康，愉快地為天父做事盡責；身體有病，跟基督一起受苦。

信仰引導我們遠遠看到來生，死亡不是毀滅，而是改變生命，結束了塵世的旅程，獲登永遠的天鄉。信仰給每天的每一件事，一種超性的永恆意義連結起來，結成天父慈愛的一道光明，我們在這道信仰的光明中行走。

天父的光明，顯耀在天主聖言裡，聖言藏在聖經。福音四傳，由天主聖言在世時親自口述，是真理，是大道，是生命。閱讀聖經，天主的智慧深入我心，我能致知天主生命的蘊

奧，我能格正心中的物慾。天天閱讀，心靈由聖言的光明，心眼看透宇宙萬物，看透現生的種種變幻，透入超性的永生。雖然尚是藉著信德，又透過信德而觀看，心靈則穩定，不動搖的希望著：「我信肉身之復活，我信常生。阿門。」

十四、無憂無懼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

孔子教育弟子，循循善誘，不疾言厲色。程顥比擬孔子為天地的元氣，比擬孟子則為秋天肅殺之氣。但，孔子講論三達德，以勇配智仁，孟子卻講仁義禮智，少了勇德。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

有勇德的人，不怕困難，不怕危險。但是孔子卻不以不怕就是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徒手去鬥老虎，徒步去涉急流，不是勇，而是愚，勇者，知道危險，認識困難，坐下好計劃，然後大膽往前走。基督在受難前夕，跪在山園裡祈禱，「臨事而懼」，祈禱以後，坦然赴難，好謀而成。

勇，也不僅在於冒險赴難，更要表現於平日生活的氣象，處事冷靜，堅守原則，辛情愆，役物不役於物。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第十章）

孔子分勇爲三種：南方人的勇，以柔爲強，別人強暴，含忍地施以教育，別人強橫，忍受而不報復，這是君子人的勇，也可以說是道家的勇。老莊本來就是南方人。北方人的勇，則是俠士的勇，身懷兵器，爲義而鬥；古來常說燕趙多俠士。孔子所主張的勇，乃是聖者之勇：同社會人士和睦相處，但決不同流合污；自己按修身原則，立身處世，決不因人因事放棄原則而向一面倒，所以是屹立不搖；國家有道或者無道，自己修身的原則決不改變，不去邀寵，不求逃禍；這是聖者之勇。基督讚美洗者若翰有這種聖者的勇氣，粗衣惡食，守正不阿，絕不是隨風搖擺的蘆葦，而是曠野獅子的吼聲。

修身以正，首要有勇氣認過，力求改正。孔子曾經說：「算了罷！我再沒有看見一個知道反省認錯的人！」（公冶長）盛氣凌人，決不認錯，不是勇氣；吞聲忍氣，認錯悔過才算有勇！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真是自己的幸運，有了錯，人家就會知道，自己無法掩飾。「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小人怕人責難，犯了錯，設法文飾掩蓋。

知恥，乃是勇。任意亂爲，不顧人家的指責，不算有勇；而是自己因作惡，知道羞恥，力求改正，才是有勇。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子路）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盡心上）有機巧的心，事事欺詐，不會知恥。看著別人上進，自己趕不上，也不覺得羞恥，孟子認爲言種人不會有成就。「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不嫉善，恥有惡，心有勇德。

修身克慾，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離婁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孟子 盡心上）修身行善。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同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盡心上）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德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而已。」（盡心上）營利的人，費心費力，聖保祿曾說：「運動會比賽的選手，拚命競爭，以奪取金牌銀牌；爲爭得天國永遠的榮冠，難道不願吃苦奮鬥嗎！」

儒家修身的目的，爲能推行堯舜之道以教民，故對於「道」，絕對不能苟且，孟子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盡心上）天下有道，在道中生死；天下無道，則死以衛道。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儒家入世，自強不息。《易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本義》朱熹的注說：「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

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不息矣。」天德之剛，剛爲勇。

我們獻身於基督的人，不是消極避世或出世，而是積極地出世又入世。奉獻的人不屬於世界，卻又在世界，基督在最後晚餐，爲宗徒們祈求聖父說：「因爲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屬於世界一樣。我不求你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護他們脫免邪惡。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屬於世界一樣。求你以真理祝聖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來；照樣我也派他們到世界上去。我爲他們祝聖我自己，爲叫他們也因真理而被祝聖。」（若望福音 第十七章第十四節）獻身於基督，爲真理作證，以宣講真理；首先應實踐真理，然後才可以因真理而神化他人。

奉獻的生活，證明福音所說登天國須走狹路。「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爲寬門和大路導入喪亡；但有許多人從那裡進去。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是多麼狹！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馬竇福音 第七章第十四節）窄門禁慾，事事限制，處處碰壁；寬門和大路，從心所欲，善惡不分。走窄門禁慾，須要有勇氣，自強不息。

獻身於基督，以宣講福音真理；但是忠言逆耳，招人厭恨。「光明來到了世界，世界卻愛黑暗甚於光明，因爲他們的行爲是邪惡的。的確，凡作惡的，都憎惡光明，也不來就光明，怕自己的行爲彰顯出來；然而履行真理的，卻來就光明，爲顯示出他的行爲是在天主內

完成的。」（若望福音 第三章第十九節）我們不能希望到處受歡迎，更不能希望處處受尊重。基督早已說過：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天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遺失性命；但誰若為我喪失了自己的性命，這人必能救得性命。：：誰若以我和我的話為恥，將來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和父及眾聖天使的光榮中降來時，也要以這人為恥。」（路加福音 第九章第二十三節）

「因為從今以後，一家五口將要分裂，三個反對兩個，兩個反對三個。他們將要分裂：父親反對兒子，兒子反對父親；母親反對女兒，女兒反對母親；婆母反對媳婦，媳婦反對婆母。」（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第五十一節）

我們祇要看中國大陸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多少被監禁，被充軍，被勞改，二十年或三十年受苦。他們卻安靜不餒，忍苦度日，一同受苦的人，欽佩他們的勇氣，深受感動而進入天主教。基督曾經許下遣派護衛之神：「我去為你們有益，因為我若不去，護衛者便不會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們這裡來。」（若望福音 第十六章第七節），

宗徒們當時賴聖神的支持，能為基督受苦而樂，中國大陸教胞也因聖神而勇於受苦。

然而我們獻身予基督的人，所背的十字架，並不常是這些外來的迫害，而是來自我們每天的生活。基督吩咐我們每天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他，每天的十字架，來自團體的生活，來自每天的工作。團體的生活，雖象徵天國的團體，每人仍帶有自己的身體，彼此便免不了磨擦，日久天長可以成爲千斤重擔。每天工作須接觸各種不同性格的人，應付很多不同的環境，「盤根錯節」感使人氣餒。全靠彌撒聖祭中的耶穌，來到心中，以聖神的神力和安慰支持我們，養成獻身的意識，常意識到自己同基督受苦救世。

我若說我自己膽小，誰也不會相信；因爲大家對我的印象，是好大喜功，膽大妄爲。但，實實在在在我生來膽小，怕看死人，現在殯葬祭典裡還不敢瞻仰遺容；黑暗中，連自己房裡也不敢走。祇是一方面，生來有湖南騾子的脾氣，直爽苦幹。每次作計劃必定在聖體櫃前求耶穌指導；每早，必求聖神降臨，又全心依賴聖母。漸漸許多計劃都能實現，膽子便大了，就似乎「膽大妄爲」了。

勇氣不是天生的，是修養而成的；天生的大膽，常能敗事。有職責指揮別人的人，必定該有勇氣，否則，不能指揮，不敢決策，耽誤大家的事。我們常唱「聖父右臂的手指」，這神聖指頭就是聖神一指向我們，我們的勇氣倍增，我們生活的境界，常祥和安寧。

十五、冰清玉潔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盡心上）人的天性傾於形色，傾於感官的慾望，惟有聖人才能傾向感官而又實踐倫理的規矩，使動而皆中節。《大學》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第六章）《大學》更以好好色爲人心天然的傾向。

中國人傳統的享受，就是食和色；吃，成了藝術；色，對於男人視爲理所當然；女人才有貞操的責任，嫁夫從一。雖然孔子也說過：「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季氏）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對於僧尼，訂有貞操的戒律，禁止僧人有淫慾意和女人相接觸。禁止尼姑用香水香花。然而儒家學者還反對佛教僧尼不娶不嫁，有損於孝道，因爲「無後」爲大不孝。

心淨的貞潔，由基督帶來人間。

「你們一向聽說過：不可姦淫。我卻對你們說，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裡姦淫了她。」（馬寶福音 第五章第廿七節）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馬竇福音 第五章第八節）

儒釋道三家都主張人要清除私慾，以見人心本體，慾情牽引人心沉入物質，物質形色蒙蔽心靈，心靈本體的光明不能顯露。儒家以心靈本體為明德，道家以心靈本體為道，佛教以心靈本體為真如。

基督信友的心靈和基督合成一體，基督成了我們心靈的超然本體。基督說：「心理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馬竇福音 第五章第八節）反觀自心，得見基督。

基督稱揚心地潔淨，是稱揚摒除色慾；色慾的物質性最重，最能沾污心靈。天主乃絕對精神，默示錄述敘天主在寶座，一片天光，潔白無染；述說基督，身著純潔白袍，面部發光，有如太陽。陪伴基督的樂隊，都是身穿白雪般長袍的童男童女，沒有染過女色或男色。聖保祿宗徒嚴詞責斥格林多人的淫污，說明貞潔乃基督之愛在聖神內的光芒，蓄在心內，顯於身體，邪淫污心，且污身體。

「你們因著主耶穌之名，並因我們天主的聖神，已經洗淨了，已經祝聖了，已經成了義人。……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嗎？我豈可拿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

斷乎不可！你們豈不知道那與娼妓結合的，便與她結成一體嗎？因為經上說：『二人成爲一體』。但那與主結合的，便與他成爲一神。你們務必要遠避邪淫！人無論犯什麼罪，都在身體以外，但是，那犯邪淫的，都是冒犯自己的身體。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嗎？這聖神是你們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們以內，而你們已不是屬於自己的了。你們原是用高價買來的，所以務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格林多前書 第六章第十一—十五節）

我們受了洗禮的身體，爲基督的肢體，爲聖神的宮殿，由基督用自己的性命所救贖的。若犯邪淫，污辱了基督的肢體，玷污了聖神的宮殿，拋棄了救贖的代價。聖保祿鄭重勸告說：

「弟兄們，我們在主耶穌內還請求並勸勉你們：你們既由我們學會了怎樣行事，爲中悅天主，你們就該怎樣行事，還要更向前邁進。你們原來知道，你們因主耶穌給了你們什麼誠命。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聖，要你們戒絕邪淫，要你們每一個人明瞭，應以聖潔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體，不要放縱邪淫之情，像那些不認識天主的外邦人一樣。在這樣的事上，不要侵犯損害自己的弟兄，因爲主對於這一切是要報復的。……因爲天主召叫我們不是爲不潔，而是爲成聖。所以凡輕視這誠命的，不是輕視人，而是輕視那將自己的聖神賦於你們身

上的天主。」（得撒洛尼前書 第四章第一——八節）

心淨貞潔表現和基督的結合，和基督相結合因著聖神而成，既和基督結合一個神體，我們的身體因著聖神而被祝聖，邪淫的罪則破壞一切，使身體淪為穢物。

身體的潔淨，和心靈的愛相結合，身體服從心靈，心靈主宰身體。奉獻自己於基督，心靈的愛歸於基督，不能旁分，身體也就屬於基督，不能交給他人。締結婚姻，心靈的愛歸於丈夫或妻子，不能旁分，身體也屬於丈夫或妻子，不能交給他人，心地純潔，乃愛情的純潔，愛情純潔是不旁分，愛情既純潔了，身體也相配合而純潔。基督對結婚者說：

聖保祿勸勉教友，追隨他的單身生活，守貞不娶不嫁，專心事從天主：

「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有妻子的，所掛慮的是主的事，想怎樣悅樂主；娶了妻子的，所掛慮的事是世俗的事，想怎樣悅樂妻子。這樣他的心就分散了。沒有丈夫的婦女和童女，所掛慮的是主的事，一心使身心聖潔；至於已出嫁的，所掛慮的是世俗的事，想怎樣悅樂丈夫。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並不是要設圈套陷害你們，而只是為叫你們更齊全，得以不斷地專心事主。」（格林多前書 第七章第三十二節）

我們行奉獻禮，獻身基督，不娶不嫁，「所掛慮的事，是主的事，想怎樣悅樂主。」奉獻禮如同婚禮，奉獻自己的心。男女婚嫁，必要兩心結成一心；我們奉獻自己，將自己的心和獻於基督的心相結合。修女獻身基督，稱為與基督締結神婚，專心愛基督。但，在中國的習俗裡，談論神婚，有似講鬼話。一位教友寫信給我提出抗議，認為以基督有千萬妻子，大為不敬。我們獻身予基督，結成一體，基督為一體的頭，我們是一體的肢體，肢體當然愛自己的頭，就如愛自己的生命，因為失了頭顱，就失了性命。基督也曾經說：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什麼也不能作。誰若不住在我內，便彷彿枝條，丟在外面枯乾了，人便把它拾起來，投入火中焚燒。」（若望福音 第十五章第五節）

樹枝和樹幹，頭顱和肢體的結合，較比妻子和丈夫的結合，更要密切，更不可分離。我們專心愛基督，因為祂是我們神性生命的泉源，是我們神性生命的頭顱，離了祂，就是死亡。

獻心予基督，心中再無別人，心不能分，分別不是愛。基督曾警告說：「沒有人能事奉

兩個主人，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又事奉錢財。」（馬竇福音第六章第廿四節）當然我們更不能事奉天主又事奉自己的身體。

但是身體卻是生命的一部份，不事奉，就得管制他。孔子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而）威不是擺架子，祇求避免人家輕薄，且避免自己輕薄。宋朝理學家主張持敬，主張慎獨，孔子自己「食不語，寢不言。……席不正不坐，……寢不戶，居不容。……升車，必正面，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鄉黨）今天，我們要罵這太迂闊。但在孔子的時代，是端敬的表現。今天，我們奉獻的人，為保持身靈的貞潔，必須有我們的持敬。因為「好好色」為人的天性，這種天性在奉獻的人身上仍舊存在。常要發生如聖保祿宗徒所體會的事：

「所以我發現這條規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總有邪惡依附著我。因為照我的內心，我是喜悅天主的法律；可是我發覺在我的肢體內，另有一條法律，與我理智所贊同的法律交戰，並把我擄去，叫我隸屬於那在我肢體內的罪惡的法律。我這個人真不幸！誰能救我脫離這該死的肉身呢？感謝天主，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羅馬人書第七章第二十一

節)

身體是感官，感官和外物，物引物，容易把我們擄去。身體且是聖保祿所說的瓦器，我們心淨的寶藏，藏在瓦器中。（格林多後書 第四章第七節）

我生性喜好藝術，自幼習琴，在羅馬時曾參加母校弦樂隊，中歲習畫，調節心情，看見美麗景物，心神愉悅。玫瑰初開，顏色新鮮，瓣尖稍淡，瓣底深濃，花上絲毫不染。蘭花放苞，笑面迎人，清氣洋溢。荷花清綠，一滴清水留在葉心，有如朝露，珍瑩閃光，指上權戒淡綠澤潤。自然界的純潔，牽我心神。

可是目前自然界處處呈現污染，每天面對污濁的基隆河和淡水河，胃口每覺倒吐。陽明山的朝霧晚霞，雜帶汽車飛機的黑煙。人世社會煙氣油味，臭氣薰人。人心那能免得污染。連小孩赤子的天真，也失掉了光輝。

我有哲學者的頭腦，又有藝術者的感情在人們的心目中，我這位總主教有時似乎困在情感中。不過，我早已說過我不為情感所牽，但也怕情感的誘惑，我常用基督所立的兩件聖事，以保持心中的純潔，早晨，虔誠地舉行彌撒聖祭，無論身在何處，每天第一大事必是彌撒，舉行時，必須不慌不忙，心神收斂。每星期或兩星期，行告解懺悔聖事。還有每天的十遍玫瑰經，更加深我心對聖母的連繫。心淨，不能完全由人努力，否則心身所感到的壓

力，能夠使精神失去平衡，造成不近人情的脾氣，人格遭受損害。時時隨從聖保祿的教訓：「卻要充滿聖神，以聖詠，詩詞及聖神的歌曲，互相對談，在你們心中歌頌讚美主；爲一切事，要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時時感謝天父。」（厄弗所書 第五章第十九節）

十六、中正心謙

走到中正紀念堂前，正門碑坊上寫著「大公至正」橫匾。中正兩字來自《易經》，在《中庸》成爲中庸，中庸乃是儒家修身的原則，爲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要傳統。

中正，代表《易經》卦爻在合理的位置。《易經》的卦，由兩個三爻的卦合成一個元爻的卦，二是下卦的中，五是上卦的中，正是陰爻陽爻各得其位。中正，是第二爻爲陰爻，第五爻爲陽爻，這樣的卦，稱爲中正的卦。例如同人卦爲這樣的卦，同人卦「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又例如家人卦也是這樣的卦，家人卦「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又例如革卦也是中正卦，革的現狀體本不好，須要改革，改革合乎中正就吉，「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中正的意義，是合於時，合於地。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萬章下）

合於時，合於地，孔子稱之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之久矣！」（中庸）

第三章）爲實踐中庸，孔子主張正名；時地合起來成爲位。子曰：「君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但在其位必實踐位的責任，孔子稱爲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位的責任乃是義，「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義以正我」（董仲舒 春秋繁露 仁義注）孔、孟心中常有堯、舜之道，以義養育自己的人格。因此，謙遜的善德，在孔、孟的語錄都見不到。孔子主張「君子不重則不威。」（學而）在匡地受圍時，自己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罕）自信負有傳承文武之道的天命。孟子更是自信「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下）他便自視爲不召之臣，君王應當先去看他：「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公孫丑下）齊王召見他，他推有病不去，離開齊國，有一位有心人前去留他，對他講話，他「隱几而臥」不答。那人表示不滿，他則說那人先對他缺禮。

然而自重不是自傲，而是按照義和禮守著自己的地位。「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孔子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

君子站在自己的位置，堂堂正正，「中立而不依」。

中庸，中爲居中，恰得其當；庸，爲庸常，在每天的生活中，每事都得其當。中，不是呆板條文，不是處處如一，是要對於每人每物的適時適地，可以相合。神父和教友，每天唸經的時間，神父應該比教友長。在颱風救災的時日，和平日生活時日，神父唸經的時間要短。病弱人守齋和強壯的人守齋，兩者的分量必不相同。古代克己苦身，常以苦鞭自責，日不食，夜不寢，現代克己苦身，則少用酒煙，少進娛樂場所，少看電視，少聽歌曲。時地不同，身份不同，適合的中道也隨著變。但是普通一般人，則因中庸而造成不徹底、不守法，事事隨合的習慣。普通一般人因著守禮，又養成謙讓的虛套；宴客時，千推千拉，才肯就坐上坐。似乎和基督所講謙遜譬喻相像：「你幾時被請，應去坐末席，等那請你的人走來給你說：朋友，請上坐罷！」（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節）基督所講譬喻也只是套子，意義則在不自大，才真真受人尊敬。

《易經》有一個謙卦，不是中正卦，六爻裡有五條陰爻，祇有一條陽爻。謙所以以柔爲主。《周易本義》的注釋說：「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下卦）至高而地（上卦）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彖代表孔子的思想，謙卦的彖說：「彖曰：謙亨：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驕傲無是處，處處招致災禍，祇有謙才受福

佑，俗語說：「滿招損，謙受益。」

謙的意義究竟何在？聖保祿宗徒解釋說：

「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隸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一見如人；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里伯書 第二章第五節）

「謙，有而不居之義」，基督有天主的形體而不自居，顯出了謙遜的整個意義，也為人建立了謙遜的模範。基督在最後晚餐，洗門徒的腳，教訓門徒說：「若我為主子，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腳；我給你們立了榜樣，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若望福音 第十三章第十四節），基督給門徒製定了謙遜的規律：

「你們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為首領的，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但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為首，就當作眾人的奴僕，因為人子，不是來受服侍，而是來服侍人，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馬爾谷福音 第十章第四十二節）

基督的謙遜應當說是謙遜的來源，因為天主性的形體是祂自己所有的，祂有而不居；人則無論是誰，他所有的，都是上天所賜。聖保祿說：「你有什麼不是（從天主）領受的呢？既然是領受的，為什麼還誇耀，好像不是領受的呢？」（格林多前書 第四章第七節）

我們若將孔子的正名，擴充意義，就可以用為解釋「謙」，謙是有而不居，祇有基督才是謙，祂有天主性而不自居，甘願卑為世人；別的人祇是正義，承認自己本來無所有。既然大家都本來無有，大家就都平等，為什麼社會裡又有高下的職位呢？社會的職位，是為社會的人服務的。

謙為真理，在知和行兩方面都承認我們本來是「無」，因著天主的愛而受造，一切才和情俱為天主所賜。後來自己努力，在才和情所有的成就，也由於天主的安排，能得有成就的機會。謙便是義，是正名，是中正。

最優美的表現，乃是聖母瑪利亞的「義」，她雖得天使的傳報，被選為救世主之母，卻自稱為天主的婢女；她雖胎中懷著天主聖子，表姐依撒伯爾稱她為「我主的母親」，她卻唱歌讚頌主：

「吾魂弘天主，中心不勝喜；感荷救主恩，眷顧及賤婢。行見後代人，你我膺元祉；祇

緣大能者，向我施靈異。厥名何聖潔，天慈洵靡已；但能懷寅畏，承澤無窮世。運臂耀神德，傲慢頓粉漬；王侯遭傾覆，卑賤升高位；飢者飫珍饈，富人寺承退。」（吳經熊譯 露稼福音 第一章第四十七節）

「傲慢頓粉漬」，天主厭惡傲慢，如同厭惡崇拜邪神；因為別樣的罪，侵犯別的人，崇拜邪神，則直接侵犯天主；傲慢將自己作為崇拜的偶像。本來應該以才和情去作事光榮造物主天主，卻用來光榮自己。基督在世時也就表現了厭惡驕傲的心情，稱呼驕傲的人為假善人。

「當你施捨時，不可在你面前吹號，如同假善人在會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樣，為受人們的稱讚。……當你祈禱時，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樣，在會堂及十字街頭祈禱，為顯示給人。……幾時你們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面帶愁容，因為他們哭喪著臉，是為叫人看出他們禁食來。……」（馬竇福音 第六章第二——十六節）

基督又用最嚴厲最沉痛的言詞，責斥傲慢的法利賽人和經師：「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

魔王責爾普克的罪，在於想如同天主。彌格爾總領天使打擊魔王的標語「誰能如同天

主！」原祖夏娃和亞當的罪也是「你們將如同天主一樣知道善惡！」天主懲罰魔王造了地獄，懲罰原祖關閉了天堂。後來天主憐惜人類，派遣聖子降世，受盡了侮辱，被釘死在十字架，重開了天堂之門；但是原罪的流毒使人天性就自大自尊。佛教乃教人爲虛爲空，道家教人爲無，以退爲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經 第四十四—四十六章）儒家訂立禮，每人有自己的位，「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繫辭上 第八章）

基督則以一切歸於聖父，不求自己的光榮，全求聖父的光榮；聖父乃以自己的光榮光榮了祂：「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它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承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斐理

伯書 第二章第九節）

十七、天倫之樂

「傾爾籩豆，飲酒之飫，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詩經 常棣）

中國人的生活，歷代常在家中；家庭的生活，乃團體生活，團體生活，是生命互相連繫；生活沒有連繫，便成孤幹，古人稱爲鰥寡孤獨。

人的天性追求幸福，造物主使人生在父母的懷抱中，從父母懷抱中得到愛，取得幸福。中國儒家愛惜生命，《易經》以「生生之謂易」（繫辭上 第五章）又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繫辭下 第一章）非常看重婚姻，孔子說：「合二聖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禮記 哀公問）「婚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禮記 昏義），家庭以婚姻爲根基，家庭天倫之樂，由夫婦相處之樂開端，由夫婦相處之樂以維持。（詩經）歌唱新婚燕飲之樂：

「間關車之轄兮，思變季女逝兮，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

雖無嘉餚，式食庶幾；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

四牡駢駢，六轡如琴，

覲爾新婚，以慰我心。」（車轄）

家庭天倫之樂，由夫婦開展到子女，子女回饋，孝愛父母：

「麟之趾，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周南 麟之趾）

《詩經》讚美子孫繁衍，有如麟趾麟角。中國詩詞多讚美母親的愛：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

睨皖黃鳥，載好其音，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邶 凱風）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郊 遊子吟）

儒家愛惜生命的延續和繁衍，建立了大家庭，數代同堂，憂喜相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常爲儒家心靈生活的基本規範。

目前社會變化，大家庭已不再存在，小家庭隨之而興，父母子女再過天倫快樂，沖淡工商社會的機巧欺詐，冷酷無情。

基督在世時，已教訓門徒重視婚姻：「你們沒有唸過那創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們一男一女，且說：爲此，人要離開父親和母親，依附自己的妻子，兩人成爲一體的話嗎？這樣，他們不是兩個，而是一體了。爲此，凡天主所結合的，人不可拆散。」（馬竇福音 第十九章 第四節）夫婦結成一體，象徵基督和祂的教會的結合，聖保祿宗徒稱它爲一大奧秘：「這奧秘真是偉大！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總之，你們每人應當各愛自己的妻子，就如愛自己一樣。」（厄弗所書 第五章第三十二節）

夫婦既是一體，便不能分離，基督乃說：「如今我對你們說：無論誰休妻，除非因奸居，而另娶一個，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馬竇福音 第十九章第六節）中國儒家也主張夫婦白頭偕老，但卻允許離婚，又常娶多妾。基督則一切從嚴，男女結合，祇有一男一女，從不分離。既是一體，當然要彼此相愛：「作丈夫的也應當如同基督愛

教會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一樣；那愛自己妻子的，就是愛自己，因為從來沒有人恨過自己的肉身，反而培養撫育它，如基督之對教會。」（厄弗所書 第五章第二十八節），妻子應服從丈夫，古來中外都是相同，今天男女平等，互相愛敬，同有貞操的義務：「丈夫對於妻子該盡他應盡的義務，妻子對於丈夫也是如此。妻子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主權，而是丈夫有；同樣，丈夫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主權，而是妻子有。你們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為專務祈禱；但事後仍要歸到一處，免得撒旦因你們不能節制，而誘惑你們。我說這話，原是出於寬容，並不是出於命令。我本來願意眾人都同我一樣（獨身守貞），可是，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寵，有人這樣，有人那樣。」（格林多前書 第七章第三節）

獨身守貞，乃是天主的特恩，基督也曾說不是一般人所接納的（馬竇福音 第十九章），男女合婚，結成一體，心身互相授受，延續生命，衍生子女。人工避孕，違反婚姻意義，夫婦相愛而結成罪惡，天倫樂趣深受染污，也遭蟲蛀，終難維持。自然節育，則可磨鍊意志，堅強自主力。

家庭天倫快樂因子女而完滿，而持久。聖保祿宗徒教訓說：「你們作子女的，要在主內聽從你們的父母，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孝敬你的父親和母親，……這是附有恩許的第一條誠命——為使你得到幸福，並在地上延年益壽。」「你們作父母的，不要惹你們子女發

怒；但要用上主的規範和訓誡，教養他們。」（厄弗所書第六章第一節），聖保祿在〈致哥羅森書信〉中，重覆這些教訓，希望教友家庭，充滿聖德和快樂。「作妻子的，應該服從丈夫，如在主內所當行的。作丈夫的，應該愛自己的妻子，不要苦待他們，應該事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作父母的，不要激怒你們的子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哥羅森書第三章第十八節），孔子當時最注重正名，父親盡父親的責任，兒子盡兒子的責任，丈夫盡丈夫的責任，妻子盡妻子的責任，兄長盡兄長的責任，弟弟盡弟弟的責任。因此：「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

現在，大家忘記了自己的責任，大講自己的權利，父子有代溝，夫婦有平等。但是，普通每個人既生活在家庭裡，家庭生活便是心靈生活的核心。

天主聖三最奧秘的生活，用家庭生活的名詞以述說：聖父在無始之始生聖子，自己本體的肖像，聖父聖子相愛，引發聖神。聖三乃絕對精神，無男女性別，聖父聖子聖神共成一體，爲至高的神妙家庭。聖子降生，雖有肉體，絕無肉慾，由聖神的創造力，在童貞女的淨胎中孕育而生；既生則有家庭，造成納匝肋聖家作人世家庭的模範。

每一教友家庭，號稱家庭聖堂，家中有天主基督，爲一家之主；家中有聖經，爲傳家之寶；家中有聖母瑪利亞，爲家人的母親。清晨深夜，家中升起祈禱經韻，每逢家中喜慶喪

祭，又逢教會和社會節期，聖誕節、復活節、端午節、中秋節、父親節、母親節、青年節、清明節，常有宗教儀式。日常生活，勤守天主規誡；心中且懷著基督的教訓：「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不配是我的徒弟。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不配是我的徒弟」。〔馬竇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七節〕當然誰愛自己丈夫或妻子超過祂，也不配是祂的徒弟。一切在基督的愛中相愛，天倫之樂更純潔高尚，如聖詠所說：

「敬主邀天樂，從容聖道中，

勤勞應有果，君子豈終窮。

妻比葡萄樹，葡萄結滿蔭，

麟兒紛繞膝，和氣溢門牆。

悃悃寧無報，西溫與汝親。

平生濡帝澤，長樂瑟琳春。

積善有餘慶，兒孫世世芳，

和平臨義塞，國泰民斯康。」〔吳經熊 聖詠譯義 第二百二十八首〕

十八、以友輔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儒家以講學交友，交友以增進善德，行善避惡，克慾修身，全靠自己，從來不講祈求上帝，或叩請鬼神。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雖是說君子對自己反省，小人卻祇批評別人；但也是說君子行事靠自己，小人作事靠別人。儒家以人性為善，祇有慾情蔽塞，努力克慾，便可明人心的明德。然而，每個人自己的力量總是有限，雖不應該常靠別人，也不能不同別的助力。儒家乃看重朋友，在五倫的倫常生活裡，有朋友一倫，朋友互相切磋，攜手進德。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季氏）多有好友，為君子的有益樂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季氏）好的朋友有三種：一種是直言的人，可以指點過失；一種是誠實的人，可以互相信任；一種是有學問的人，可以長進學識。不好的朋友也有三種：一種是專求人喜好，諂媚別人；一種是優柔寡決，不辨善惡；一種是壞人卻好自己辯護。孔子指示門生，有朋友為樂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而）但須選擇交友。

孟子曾經說：「責善，朋友之道也。」（離婁下），孔子因此說：「無友不如己者。」（學而）比你好朋友，才知道勸善；若朋友比你壞，他就看不出你的過失。

儒家對於交友，以朋友之交淡如水，然必信於友，孔子言自己的志向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雖信於朋友，互相責善，但若受勸告的人不願接納，則止。「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顏淵）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里仁）屢次諫勸君王，不聽，自己會取辱；屢次勸告朋友改過，不聽，友會疏遠，也是自己羞辱自己，便不再勸告，交情也就終止。

我們信仰基督的人，有信仰的啓示，行善避惡，必須有基督的聖寵以相助，我們便誠切祈禱，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但雖不信任，並不能袖手不動，等候天主的靠助，我們仍應盡自己的力量，自強不息。且不僅盡自己的力，又還請朋友指點，因為「當局者混，旁觀者清」。我們也很看重友情，聖經指示我們：

「如要交友，先要考驗，不要立刻信任他。因為有的人只是一時的朋友，在你困難的日子就不見了。有的朋友，一旦變成仇人，就把你爭執的事和仇恨，洩露出來，為凌辱你。有的人是酒肉朋友，在你困難的日子，就不見了。你幸福的時候，他和你同心，對你的僕婢，也任意使喚；若你遭了難，他就翻臉攻擊你。但對於良好的友誼，你應恆一不變。你當遠離

你的仇人，慎重對待你的朋友。忠實的朋友，是穩固的保障；誰尋得了他，就是尋得了寶藏。忠實的朋友，是無價之寶，他的高貴，無法衡量，金銀也比不上他忠實的美好。忠實的朋友，是生命和不死的妙藥；惟有敬畏上主的人，才能尋得。敬畏上主的人，才有真正的友誼，因為他怎樣他的朋友也怎樣。」（德訓篇 第六章第七—十七節）

孔子的益者三友和損者三友，也在〈德訓篇〉這篇訓詞裡詳細說出；但德訓篇指出：敬畏天主的人，才可以有真實的朋友，友情是建築在天主的愛德上。中國儒家對朋友的信，也造成忠實的朋友，交情建築在天理的仁道上，「仁，人心也。」（孟子 告子上）人心來自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反映上天之心。

朋友責善，有一位忠實朋友，勝過金銀寶石；但，儒家更看重老師；朋友乃平輩的人，學識道德尚難作人模範，老師則以言以行，教授人生之道。唐韓愈作〈師說〉一篇：「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孔子自己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孔子以善事為師，凡有善者都可從他學習。孔子自己開私人授徒的傳統，以聖賢之道教授學

生。他曾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顏回因此稱頌孔子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力，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孔子沒後，門生墓廬，守喪三年，如喪考妣。孟子後來乃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儒家既認定師道的尊高，弟子們也就歷代都「尊師重道」，每人家中，供者「天地君親師」牌位，上香禮拜。

目前，社會變了，教育制度改了，一陣狂風打教師們如同秋風掃落葉，落在地上，任人踐踏。教師乃爭著治校大權，學生卻也在爭著治校之權，大學法修改後並不能恢復教師的地位，還要教師自己敦品修行，教導學生做人之道，學生才會仰慕老師的教誨。

基督以天主聖子，降作人師，在最後晚餐中向宗徒們說：「你們稱我『師傅』、『主子』說得正對，我原來是。……我給你們立了榜樣，叫你們也照我所給你們所做的去做。」（若望福音 第十三章第十三節）祂並且還說過：「至於你們不要被稱『辣彼，教師』，你們的教師只有一位，就是默西亞，救主。」（馬太福音 第二十三章第八節），基督，天主聖父的聖言，創造宇宙萬物的模型，萬物都因祂而受造，祂是真理，是光明，當然是人們的唯一教師，就如祂是人類的唯一司祭。但，祂建立了教會，繼續救世的工程，教會

分擔了祂的司祭和教師職務；教會有教導的權利和職責，用所選的分擔基督司祭品職的人去執行，教會內乃有宣道者和教導者。聖保祿宗徒告誡教友，服膺他所言所行：「凡你們在我身上所學得的，所看見的，所聽見的：這一切你們都該實行。」（斐里伯書 第四章第九節），聖伯鐸宗徒則勸告司牧要作羊群的模範。（伯鐸前書 第五章第三節）

人生最痛苦的事，是困難重重，心神紛亂，理智昏迷，孤獨無援；這時若能有明智的老師，指示途徑，有誠實的朋友，好語支持，精神必可一振，心靈驟見光明，體驗到「其實我並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若望福音 第十六章第三十二節）而且在聖父的愛中，知道基督有和基督的兄弟手足同在。

「弟兄同居樂無涯，渾似靈膏沐首時。

靈膏流決亞倫鬢，直下浸潤亞倫禱。

又如黑門山上露，降於西溫芳似飴。

君不見西溫山，主所喜，

永生泉，福履綏。」（吳經熊 聖詠譯義 第三百三十三首）

十九、為政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顏淵）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孔子對於政治的理想非常清楚，政治是教民為善，以求民福。他周遊列國十三年，求做官，沒有得到，因為他求做官，是為行堯、舜之道，教民為善。孟子也周遊列國，也求做官，也沒有得到，因為他非堯、舜之道，不向君王去講。秦以後，天下統一，士人不必周遊列國，祇等著考試，考試上榜，入朝作官。儒家學者的志向，在於有官位，以行仁政。孟子說：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下）

孟子的志，就是一般儒者的志，志在為官。但，孟子的為官，不為求富貴，求享受，所以說「我得志弗為也」，孟子做官求以仁政謀民福利，他敢說：「王如用予，則豈徒齊（國）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公孫丑下）

人民屬於國家，國家屬於社稷，社稷屬於皇帝；皇帝由上天選立為民君，為民師。全國的政治歸於皇帝，皇帝派官治理人民。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絕交）。曰：『士師不能

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罷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王受上天之託，治理全國；官吏受皇帝之託，治理人民。不在官位，則不治民，孔子故說：「不在其在，不謀其政」（憲問）不得志，則「獨善其身」，自己修德，「脩身見於世」得志做官，則兼善天下，使百姓安，使百姓福。大學篇中講治國平天下，先要修身齊家，修身則要正心誠意。一部廿四史中，賢臣良相不多，但也不少，足見儒家的政治理想，能有實踐的賢者。一般官吏，雖不貪污，大都自私，私於自己一身，私於自己一家，不以政治為公。

基督降生，身為救世主，然深恐猶太人誤信傳統，以救世主為救以色列國之王，常稱自己為「人子」，禁止門徒稱祂為救世者。當增餅靈蹟後，群眾將強他為王，立即遣散門徒，單身深入荒山。然而猶太人竟誣告祂自稱猶太王，羅瑪總督審問祂真是猶太王否，基督答說：「你說的是，我是君王。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假使我的國屬於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但是我國不是這世界的。」（若望福音 第十八章第三十六—三十七節）耶穌基督乃是天主聖言，創造了萬物，又是人類救主，以自己的血洗淨人的罪，賜給人新的神性生命，人

類和萬物都歸屬於祂；但，這種歸屬是精神上的歸屬，所以基督聲明祂的國不是這世界上的。祂的兩個徒弟，雅各和若望兩兄弟，由他們的母親向基督求說：「你叫我的這兩個兒子，在你王國內，一個坐在你的右邊，一個坐在你的左邊。」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你們知道：外邦人有首長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在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中間成爲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爲首，就當作你們的奴僕。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爲大眾作補贖。」（馬竇福音 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節）

政治，爲人服務；這是基督的教誨。孔子說政是正，正是正義，以義養自己的身，盡自己名份的責任，教民爲善，使民得福利，因爲政治的權來自上天。基督在受審判時，對羅瑪總督說：「若不是由上天賜給你，你對我什麼權柄也沒有。」（若望福音 第十九章第十一節），人由天主所選，天主所造的人應在國家裡生活，使生活有保障；國家組織爲人性的要求，乃天主所定，天主便給國家治理人民的權。國家以人民所選擇的方式，將政權交給政府，政權的主人是國家，政權的目的是人民的利益。

古代以國家爲皇帝的產業，全由皇帝治理，人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今天以國家爲人民所組成，國家的事爲人民大家的事，人民將國家的事託給政府，人民對於國家的事，

仍舊有責，人民仍舊要協助政府管理大家的事，謀求大家的福利。因此，「政者，公也。」，為大眾的事服務。服務，乃是從政者的精神生活。服務是愛，從政便是愛人。基督的服務觀念，同儒家的「仁」觀念相合，孔子說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儒家的仁，為參天地之化育，發揚天地好生之德。基督教誨人服務，以光榮天父。天父由聖言創造天地時，命令人掌管宇宙萬物：「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創世紀 第一章第二十八節），用自己的才力，駕馭自然，創造自己的生活環境，由野蠻進到文明。人類是歷史，乃一本文化史，述說人類各處努力，改良生活的狀況，建造更好的人類社會。但，人類科學發達，人自覺可以駕馭宇宙，抬頭祇見星辰，而不見造物者天主，人便自尊為宇宙主人，一切歸於自己；人不單是政府服務的目標，人還是一切倫理法和國家法的製造者。人和人相爭，國和國相鬥，自然界也反搏，人以自由而摧毀自己的自由，以智慧而封殺自己的智慧，以科學增加生命享受而毀滅自命。

今天的政治生活，不僅是一個正字，也不僅是一個忠字，而是要發展仁愛；為大家服務，不是為自己一個人服務。服務不是止於人的身上，也不止於國家的身上，而是要止於至善，上達到造物者天主。倫理是天主的，不是人隨時隨地而改的；國法是天主的，不是國家

可以反對倫理而立法；經濟是天主的，不是人隨意浪費以滿足私慾；國家社會是天主的，不是國家至上而頭上沒有神明；宇宙是天主的，由祂創造而主管；人類是天主的，誠心感激創造和救贖大恩，叩首禮拜。政府的努力，社會團體的努力，每個私人的努力，合成全體的政治力，重建人類生活的秩序。

從事政治的人，政治工作乃仁愛的服務，以基督的愛，結合人們的心靈；以基督的愛培育萬物的生命；將人們的心靈和萬物的生命，呈獻於造主，救主基督，由基督再奉獻於萬善之源，眾美之美的至尊天父。

結 語

心靈純潔明淨，得見心中的基督和天主聖三；生命和基督的生命相合爲一，充滿天主的仁愛，誠心孝愛聖父，懷著赤子心腸。每天閱讀聖經，增加信仰的智慧；勇往直前，自強不息；主宰情感，克制肉慾；中立不倚，事事光榮天主；精神流露，滿具浩然之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繫辭上 第十二章）「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繫辭上 第四章），常生活在神化的境界中。

下篇 神而通篇

二〇、通於世人

精神生活的境界，層層上升，純而明，明而神，神而通。通的意義，普通說是貫通。在精神生活上，莊子最注意「通」；他以通於天地，稱爲逍遙，「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逍遙遊）通於是非，稱爲齊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齊物）通於死生，稱爲物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籛籛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齊物）通於道，稱爲真人，「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大宗師）通於造物者，稱爲無心，「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阿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應帝王），通於萬物，稱爲天樂，

「『……：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道）
通於天下，稱爲忘我，「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天運）莊子在各方面都講「通」，使自己的精神和道和天地和人物和世事，貫通無礙，順乎自然，一切天然，無知無欲，素樸天真。

儒家的聖人，以仁德的心，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相通，「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經 乾卦 文言）

基督的生命，既和天父相通，又和人類相通，且通於宇宙萬物，造成一種新天地。

亞當爲人類的原祖，人類由他的生命而得生命，他的血脈流於整個人類血脈中，因而他的罪惡也就通於整个人類，人類在罪惡的流毒中相通。聖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中多次提到因一個原祖的罪，人類都有了罪；原祖因著罪而死亡，人類也都要死亡。人類不僅在血肉的生命上相通，在精神的生活上也都相通。

基督降生，拯救人類，給予人類一種新的精神生命，祂因著這種新生命，成爲新的人類的原祖，祂因聖洗造生新的人類，祂的神性生命通於因著神聖而新生的人。新生的人結成一種新的人類，在精神生活裡彼此相通。

亞當具有整個人類，不是代表人類，而是具有人類的本質，他的罪留在人類的本質上，在本質上加了一層污染，因為他是第一個具整個人類本質的人，人類由他因著生育而發出，他的罪流傳到一切由生育而出生的人。基督降生為創造新的人類，取了人的本質，基督的人性本質是整個的人性本質，聖保祿宗徒乃說因一個人的聖善，由死中復活，人類也因此洗除罪惡，得達聖善而復活。基督不是因著為人類代表的法律地位，也不是因著聖父認定祂的救贖有替全人類贖罪的價值，而是整個人類本質的生命，都在基督以內，整個人類的生命和基督的人性生命相連，祂的人性生命，就是整個人類的生命，祂洗除人性生命的罪債，整個人類生命的罪債就被洗除。但是，基督洗除罪惡的人類，不是因生育而傳生的人類，乃是由聖洗獲得新生命的人類。由亞當因生育而出生的人都可以得到基督的救贖，因為大家因著人性本質的生命，和基督的人性本質生命相連，基督所以是一切人的救主。每個人為獲得救恩，祇要領取聖洗，由聖洗而獲得新生命；新生命為基督的天主性生命，使原先人性本質的生命提高到超性的天主性生命。受了聖洗的新人類，一同得有基督的天主性生命，和基督相連，又彼此相連；如同基督自己所說：祂是葡萄樹幹，受了聖洗的人是葡萄樹枝，彼此同有一個生命，生命在彼此間相通。

我們的精神生命，為基督的天主性生命，因著聖神的神力而成立。我們的第一種反應和意識，這種生命是一種團結的生命，生命的來源為天主聖三，聖三為超越一切的神妙團結，

聖父聖子聖神永恆地互相交流。這種生命的主體爲基督，祂上與天主聖父相通，下與因聖洗而參預自己生命的徒眾相通，縱橫通流，生命唯一。

我們受洗後，參預基督的神性生命，同時，也參預基督教會的團體；因爲教會爲基督繼續在世的生命，稱爲基督的妙體，稱爲天主的子民。受洗後對基督神性生命的參預爲不可見的心靈活動，可見的活動則是參預教會的團體；這種參預不是象徵性，也不是偶然式的活動，而是長久性，和正常性的活動。一個受洗的基督徒，應該體驗到自己加入了一個團體，和團體的組織相通，和團體的成員相通。領了洗的人，造成一個新的以色列選民，稱爲天主的子女。在基督內的得救，是在教會團體以內的得救，要以聖洗加入這個教會團體才能得救。我們領洗的生活，乃是天主選民的生活，是團體的生活。好比中國以往的生活是家庭團體的生活，每個人的生活，和家庭相連，倫理的根本以家庭孝弟善德爲根本。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也就是家庭的精神生活，每個人的心目中常有自己的家庭。領了洗禮而得有基督生命的人，參預基督的妙體教會生活，成爲教會的一份子，以教會的聖事作爲精神生命的基礎，常要意識到教會的團體生活，和教會息息相通。一旦孤立了，精神生活就要萎縮。聖女小德蘭爲一位苦修會的修女，一步不出門，一次也不露面見客，卻日夜爲教會的傳教工作祈禱，去世後，竟被教宗庇護十一世奉爲傳教的主保。

儒家素講世界大同，〈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理想雖在四千年的政治史上，沒有實現，然不失爲儒家的一大理想，賢人君子勉力爲別人福利著想。宋范仲淹曾有一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和基督的愛，在本性方面相合。

我們天主教的信仰中，在超性中更進一步有「諸聖相通功」的一條，我們相信人的精神生命相通，彼此可以共享生命的成果。

教友生命的相通，是在基督生命中相貫通。基督曾經說自己是善牧，爲自己的羊，甘願捨棄生命。我們透過基督的這種愛而互相愛，我們相愛不爲情慾，不爲自私，而爲愛基督以愛基督的羊。基督的生命在每個教友的生命裡，我們愛人是爲使基督的生命在人的心靈裡發育茁長。我們愛人，不爲使人的心靈傾向我們，更不爲從人手裡領取報酬，而是使人的心靈傾向基督，以表示我們對基督的愛。在基督的生命中相通，祇有罪惡可以阻礙，其他的缺失，阻擋不了愛的通流。身體的缺欠嗎？心靈的缺欠嗎？殘障也好，白痴也好，醜貌也相，仇敵也好，暴躁也好，盜竊也好，在基督的愛中，卻已融化，都不能阻擋愛的通流。若說美貌、善德、智慧、友情、相知，在基督的愛中，更可加強愛的通流。

聖保祿宗徒說：「首先的一位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一位亞當成了給人生命的聖神。」（哥林多前書 第十章第四十五節）末後的亞當爲基督，基督給人新的生命，獲得新生命的，結成一個軀體，聖保祿說：「就是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但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一樣。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奴隸人，是自由人，都因一位聖神受洗而成一體，充滿同一聖神。」（哥林多前書 第十二章第十三節）聖保祿宗徒又說：「你們受洗同歸於基督，穿上了基督（的生命），再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爲奴的，或男或女，因爲你們在基督內都結成了一個。」（迦太拉書 第四章第二十七節）

我們受洗獲得基督的生命，因著基督的生命合成一體。在一個身體內，生命流通；若一個肢體阻擋生命進入，馬上痿痺成爲死肢體。我們和一切信友，生命相通；生命是仁，仁爲愛之理，我們的愛在信友中通暢貫流，不分階級，不分種類。聖若望宗徒說：「我們知道我們已經由死亡而進入了生命，因爲我們對弟兄們有愛，誰沒有愛，仍舊住在死亡裡。」（若望一書 第三章第十四節）「親愛的弟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爲愛是從天主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天主所生，並且認識天主，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天主，因爲天主是愛。」（若望一書 第五章第七節）愛不僅是愛心，不僅是善德，而是真實的生命。誰對弟兄沒有愛，就是行屍走肉，因爲他沒有天主的生命。天主的生命經過基督，藉著聖洗給予了受洗的

人，他卻對弟兄沒有愛，阻擋了基督流入他的心靈，他就沒有天主的生命，成了基督身體上的一個死肢體。

我們要敞開心靈，讓基督的生命大量流入；基督的生命在我們心靈內發育了愛心，愛心四通八達滾滾地流入弟兄的心內，通於各色的人。

基督在世時，愛一切的人，為救全人類而捨生，但是祂的愛也有高低。在十門徒中，若望自認是基督最愛的門徒。門徒們阻擋小孩走近時，基督特別吩咐把小孩帶來，誠心祝福他們。當基督看到瑪爾大和瑪麗哭自己的弟兄拉匝祿時，便流淚悲傷，在場的群眾都說：「祂多麼愛他們。」凡是有病的人呼號求救，祂必詢問他們的心願，應允他們的呼求，治好他們的病。在山中聖訓裡，祂說明八種人特別取得祂的愛，賜給他們幸福；這些人是貧窮人、痛苦人、受壓迫的人、追求正義的人、心地純潔的人。愛的高低，並不阻擋愛的流通，因為在一個身體上，也有些肢體須要多加照顧。孔子也曾說明自己的心願：「朋友信之，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我們的心靈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無限，我們不要把無限精神生命的愛，緊縮在幾條窄隘的溝裡。我們心靈的愛，如同一座大水庫，積滿了基督神性的生命水，敞開攔水壩，萬馬奔騰地滾滾奔流，灌溉平原裡的生命。

在一個自私享受，排除異己的社會裡，在一個種族，宗教，政治，思想，建立許多籬

芭，造成四分五裂的世界裡，我們獻心於基督的人，盡力因著聖神的神火，燒毀社會裡區分的籬芭，築成人間的精神水溝，四通八達，流放活躍的愛，流到基督的全部肢體的人，並且流入還未而都可以成爲基督肢體的人，泛愛一切的人，精神生活達到通於人的境界，帶有天上教會純淨愛心的神樂。

二一、守口如瓶

「誰若自以爲虔誠，卻不箝制自己的唇舌，反而欺騙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便是虛假的。」（雅各伯書 第一章第二十六節）不僅是宗教生活是虛假的，而且他的心必定不能安定，生活也進不到定而安的境界。

聖雅各伯宗徒又說：「舌頭雖然是一個小小肢體，卻能誇大。看，小小的火，能燃著廣大的樹林！舌頭也像是火！……我們用它讚頌上主和父，也用它詛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讚頌和詛咒竟從同一口裡發出！我的弟兄們，這事決不該這樣！」（雅各伯書 第三章第五—九節）

聖伯鐸宗徒在書信裡引用聖詠第三十四首的話說：「誰是愛好長久生活的人？誰是渴望長壽享福的人？就應謹守口舌，克制嘴唇，不言欺詐。」（伯鐸前書 第三章第十節）

謊言失掉語言的意義；語言表示自己心中所想，傳達到別人心中，謊言所表示的，不是心中所想，爲欺騙別人。「你們說話，是就說是，非就說非。」（雅各伯書 第五章第十二節）基督自己也曾教訓門徒說：「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瑪竇福音 第五章第三十七節）

誠實爲儒家的美德，在《中庸》書裡，誠是天道和人造。漢朝和宋朝的儒者講五常：「仁義禮智信」。信爲誠實，在五常中不是一種達德，而是仁義禮智四達德的共同條件，每種達德都該有信。

巧言玩弄言語的用途，心不正，情不實；誑言誇大自己的行爲。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顏淵）明知實行所說的話多麼困難，說話當然要謹慎。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孔子絕對不自誇，常說自己不敢自比聖人或仁人，就連君子的善德都沒有，自己所有的，祇在於力行不怠。

直言，實現語言的用意，表示心靈的正直，一生的幸事，在能有一位直言的朋友，「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季氏）柔言，即是「巧言令色」，沒有益，反有害。

聖經舊約箴言書說：「嚴格的勸告是生命的道路，使你遠避惡意的女人，離開淫婦阿諛的言詞。」（箴言第六章第二十三節）「謹口慎言，方能自保性命，信口開河，終必自取滅亡。」（箴言第十三章第三節）

箴言書還有一段針對口舌的訓詞：「惡人失口，自尋苦惱；義人卻能自免受累。人必飽嘗自己口舌的果實，必按自己的行為獲得報應。……吐露真情，是彰顯正義；作假見證，是自欺欺人。出言不慎，有如利刃傷人；智者的口，卻常療癒他人。講實話的唇舌，永垂不朽，說謊話的舌頭，瞬息即逝。……欺詐的唇舌，為上主所深惡；行事誠實的，纔為他人所中悅。……憂鬱使人消沉，良言使人心快活。」（箴言 第十二章第十三節）

使人心最不快活的，是惡言誹謗人，捏造假事誣陷人。孔子深表痛恨，「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陽貨）朱熹註說：「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孔子說君子深惡這種人。而且對不誹謗，祇批評，孔子也不稱許，「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子貢批評人，自作比較，孔子對他說：你是賢人嗎？批評人，我則自己反省以改正自己，還沒有做好，那有時間去批評人！

聖保祿宗徒對於批評他人的人，責備卻很嚴厲。「誰使你異於別人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天主所賜）的呢？既受是領受的，為甚麼你還誇耀呢？」（格林多前書 第四章第七節）「所以，時候未到，你們什麼也不要判斷，只等主來，他要揭發暗中的隱情，且要顯露人心的計謀；那時，各人才可由天主那裡獲得稱譽。」（格林多前書 第四章第五節）

聖雅各伯宗徒警戒教友們說：「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詆毀！詆毀弟兄或判斷自己的弟

兄，就是詆毀法律，判斷法律。若是你判斷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審判者。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審判者，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消滅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誰？你竟判斷旁人？」

（雅各伯書 第四章第十一節）

基督自己曾教訓門徒說：「你們不要判斷人，免得你們受判斷；因為你們用什麼判斷來判斷，你們也要受這樣判斷；你們用什麼尺度量給人，也要用什麼尺度量給你們。爲什麼你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樑卻不理會呢？」（瑪竇福音 第七章第一節）

基督很明白地告訴我們，我們怎樣待人，照樣天主也一樣待我們；我們寬恕，天主也寬恕我們；我們判斷人，天主也照樣判斷我們。這樣，基督給我們放了一面方便的門，使我們容易取得天父的赦免；祇要我們大量赦免別人，我們就可獲得天父大量的待遇。

孟子曾說：「言人之惡，當如後患何！」（離婁下）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反觀自心，待自己須嚴，待人則要寬。

言語爲天主賜給人的一種工具，使人能群居共處，把自己的心，傳達到別人心裡，大家互相共融。彼此交換知識，彼此互相切磋，彼此互相鼓勵。父母師長的勸告，乃是金玉良言。聖經舊約箴言書中說：「我兒，應堅守你父親的命令，不要放棄你母親的教訓，應將二者刻在你的心中，繫在你的頸項上。它們在你行路時引領你，在你躺臥時看護你，在你醒來

時與你交談；因爲父命是盞燈，母教是光明。」（箴言 第六章第三十節）人長大了以後，離開了自己的父母；或是在父母去世後，回想他們，父母的教訓會回到心頭，理會到他們教訓的貴重。自己對於子女，也就要盡心教訓。

老師長談，娓娓動聽；同道相見，攜手言歡；這時的心境，如沐春風。「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盡心上）

但有時，言詞有如轟雷，有如利刃；震動人心。基督向法利塞人所說的「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一連說了七個「禍哉！」（瑪竇福音 第二十三章）洗者若翰直接指著黑落德王說：「你不可佔有你兄弟的妻子！」（馬爾谷福音 第六章第十六節）這些話有如燒紅的鐵鍬，燙手燙心。身負先知先覺職責的人，爲維護正義真理，挺身而出，嚴詞斥責；但話中沒有仇恨，祇含沉痛的正義感。孟子也曾經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有仁心的人，不樂意傷別人的心；但爲檢正他的邪心，也不怕嚴辭指責了。孔子曾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但是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基督直言，殺身成仁；若翰直言，也殺身成仁。他們的直言，他們的精神，留傳萬世。

人心和口舌相連，口舌動，心也動；謹守口舌能使心安。心正，言語也正；人狂，口舌

也誑；「仁者，其言也訥。」聖賢，守口如瓶。

他們爲安定自己的心，便常記著聖經的話：

「上主憎恨的事，共有六件，連他心裡最厭惡事，共有七件：傲慢的眼睛，撒謊的舌頭，流無辜者血的手，策劃陰謀的心，疾趨行惡的腳，說謊的假見證，和在兄弟間搬弄是非的人。」（箴言 第六章第十六節）

七件被上主憎惡的事，中間有三件屬於口舌；撒謊、假見證、搬弄是非；口舌的禍真大！

但，口舌的價值也很高，聖若望宗徒在默示錄記載，在天上，天使聖人將永遠歌唱：「願讚頌，尊威，光榮和權力，歸於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永世無疆。」（默示錄 第五章第十三節）在天上將是無聲的語言，無聲音的歌詠，語言的形色失落了，語言的功用永久長存。

賢者的唇舌常是可貴的，從他唇舌中所發出的，是指人途徑的良言，是安慰人心的溫語，是激勵人意的好話。從他們口中所發的歌曲，溫暖人心，安慰人情頌揚造主，稱讚天

父。

一般的教友，也應謹守聖保錄宗徒所說：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內作主；你們所以蒙召存於一個身體內，也是爲此，所以你該有感恩之心，要讓基督的話充分地存在你們內。以各種智慧彼此教導規勸，以聖詠，詩歌，和神聖的歌曲，在你們心內，懷著感恩之情，歌頌天主。你們無論作什麼，在言語或行爲上，一切都因基督之名而作，奉著基督感謝天主聖父。」（哥羅森書 第三章第十五節）

守口如瓶，以保心安；啓發唇舌，以愛旁人；開懷歌詠，頌感感恩。

二二、通於萬物

《易經》六十四卦，有許多卦的卦辭，都說「亨」，例如乾卦「元亨利貞」，坤卦「元亨利牝馬之貞」，蒙卦「亨」，小畜卦「亨」等等。亨，是亨通；在天地間，天道和地道要相通；在人間，人道要和天道地道相通。例如謙卦的卦辭說「亨，君子有終。」彖辭說：「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易經》以天地有好生之德，萬物都為天地所化育，同具一種生命，生命的高低雖不同，生命的存在則相通。不僅如同王陽明所說人的生命，需要動物植物礦物來滋養，並且萬物都具有活動，彼此交流。中國古人常說「人傑地靈」即是「地靈」，乃生「人傑」，好的山水中，產生優秀的人。萬物和人事都由陰陽五行而成，陰陽五行之氣，週游於萬物和人事間，互相貫通。山峰延綿，脈絡相連；儒家的明達之士，常能體驗到萬物的生氣。對著一望無際的大海，望著峰巒迤邐的高山，看到「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的壯觀，自覺和宇宙同化，自己生命的無窮。孟子所以有充塞宇宙的浩然之氣，慷慨地說：「萬物皆備於我。」（盡心上）古代文人騷客，多在山水清秀的地點，建造樓閣，和詩人朋友，飲酒賦詩，欣賞自然美景。蘇軾曾說：「唯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爲造物者之無盡藏，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前赤壁賦）
這種生活境界，稱爲生活的雅興，由萬物形色之美，而與萬物的生命相通，進而參天地對萬物的化育。

道家通於萬物的境界，已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稱爲至人的境界。「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莊子 大宗師）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逍遙遊）
真人和萬物相通。「物莫之傷」，水不浸，火不焚，周遊天地間。

佛教講通於萬物，「萬法圓融」。萬法（物）爲真如的現象，通於真如，彼此又相通。真如稱爲一，稱爲理；萬物稱一切，稱爲事；「萬法圓融」，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事理無礙，事事無礙。譬如，海水和波浪相通，波浪和波浪相通，海水貫通一切。

天主教的信仰，教導人們認識宇宙萬物爲天主所造。天主以自己的觀念創造萬物，天主的觀念即是對自己本體的觀念，即是聖言，聖言稱爲道，若望福音開端說：「太初有道，道

和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萬物是藉著祂而造的。沒有祂，萬物都不能存在。在祂內有生命，生命就是人們的光。」（第一章第一——四節）天主本體是全美，是全善；萬物因著聖言而受造。必定和聖言所想的相同，真實無妄。在萬物的真實中，表現天主本體的幾分美善。萬物的美善，有理性的人都能認識，都能體驗，且能欣賞。中國的詩文裡，有無數稱揚自然界美景和物體美妙的篇什。我們祇要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王禹稱的〈黃岡竹樓記〉和王勃〈滕王閣序〉：

「若夫靈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岳陽樓記）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滕王閣序）

「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黃岡竹樓記）

自然景色在風雨晴晦裡的變化，激發人心靈的雄放或悲憫深清，使人忘懷天地，冥然與物同化。

但，宇宙萬物的美善表現造物主的美善，歌讚造物主的愛心，即《易經》所說「天地有好生之德」，不僅為供人們的欣賞，更不為供人濫用；人因原罪的流毒，卻常使萬物屈人權下，不再歸屬造物主。聖保祿宗徒說：「一切受造物都在等候天主子女的出現，因為受造物遭受濫用，不是出於自願，而是由於管制者的意旨。然而受造物必將脫離奴役的羞辱，進入天主子女的光榮，所以我們知道一切受造物，直到如今，都在嘆息呻吟。」（羅馬人書第八章第十九—二十二節）

人們因著原罪的流毒，背棄天主，轉向自己，使用世物以滿足自己慾情的享受；但受造物本然地伸向造物主天主，歌讚造物主的美善。因此，嘆息呻吟，等候救世主重造新的人類，構成新的天地，人和萬物，企首長望，歌唱造主。

「吁嗟吾魂，盍不頌主，我主蕩蕩，威耀寰宇，披光為裳，黼黻文章。……」

地基既立，永不動搖，被之以水，有如襦袍。厥水滔滔，淹彼巖峽，我主怒譴，退彼洪濤。懾主雷霆，逡巡潛逃。山嶽以升，眾谷以沈，高卑定位，

實合天心。作之防閑，莫使相侵。引泉入谷，水流山麓。群獸來飲，野驢解渴。飛鳥來集，巢於其林，相顧而樂，嚶嚶其鳴。主自高宮，沐山以霖，大地欣欣，結實盈盈。離離芳草，飼彼六畜。青青新蔬，酬人勞作。俾我芸芸，取食地腹，酒以怡神，膏以潤顏。餅餌養生，可以永年。相彼喬木，酣暢芳澤。麗盆之柏，主所手植，以棲眾禽，以憩倦翮。雍雍慈鶴，家於喬松。……

中天挂月，以序時節，叮嚀驕陽，出納無忒。……

巍巍我主，經綸無數，陶鈞萬物，澤被寰宇。相彼滄海，浩蕩無垠。鱗族繁滋。巨細咸陳，以泳以游。載浮載沈，以通舟楫，以憩鱣鯢。凡屬受造，仰主資生。……

惟願我主，光榮長存。惟願我主，悅懌生靈。……終吾之身，惟主是讚。有生之日，惟主是歎。……吁嗟吾魂，可不頌主，芸芸眾生，歡忭鼓舞。」（吳經熊 聖詠譯義 第一百〇四首）

一位達到通於萬物境界的賢者，舉目向天，俯首向地，旁觀草木飛禽，注視鮮花艷蝶，心情愉快，讚美造物主的偉大，欣賞造物主的美妙。心靈和萬物相合，同聲歌頌造主。

「讚主於六中，讚主於蒼穹，讚主爾眾神，讚主爾萬車。

讚主爾日月，讚主爾明星，讚主爾九天，讚主爾靈淵。

讚主為何因，莫非主所成，讚主為何故，恃主很安固。

各有各定分，祇守莫踰矩，讚主於大地，讚主於海底，

溟海與源泉，冰雹與氣氣，

雷霆與白雪，飄風布聖旨。小丘與高嶽，果樹與喬木，

爬蟲與飛禽，野獸與家畜，王侯與眾庶，權位與貴爵，

壯男與閨女，白髮與總角，皆應誦主名，主名獨卓卓。

峻德超天地，子民承優渥。眾聖所瞻仰，義塞所依托。

天下諸虔信，莫非主之族。」（吳經熊 聖詠譯義 第一百四十八首）

聖人中曾有這般赤子童心的人，喜對萬物，如對兄弟姊妹。體味造物主所施予萬物的美麗神奇，不約而同，高聲頌謝造主。亞細細的聖方濟。作太陽歌，邀請太陽兄長同歌唱；遇一豺狼，好言相誨；因眼疾用火攻，敦勸火姐減少威力。聖方濟的心靈，無憂無懼，所喜好的是貧窮和痛苦，他的生命已和基督的生命融化爲一了，因基督之愛以愛萬物。

巴杜瓦的聖安義爲著名講道家，一次，在湖邊溝道，群眾不來，來者散走，聖安義向湖

中呼喚群魚來聽，湖中一時萬頭爭動，群魚昂首出水，靜聽聖安義講話：「魚兒們，你們要感謝造物主，你們不勞而有吃，為生活常有水。」

有人或者以為這都屬於神話，但在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創立的時候，歐洲社會上不容易產生這類的神話罷。假使就是神話，也是很可愛的神話。

目前，我們的社會，大聲疾呼愛護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瀕臨絕種的植物動物。中國人本來是有愛心的人，而且懷著四千年的文明，卻不料竟狠於野蠻人而濫殺濫挖濫墾濫丟，在千百人面前表演殺虎的技倆！父母帶著小孩郊遊時，小孩背著捕捉蝴蝶蜻蜓的小網圈，去捉已經遍山遍園難得一見的蝴蝶。又在公園裡睡蓮池傍弄水捉小魚，用小杯盛著，幾分鐘後，小魚直挺不動了。從小孩時就沒有愛惜生物的心，長大了可能變成殘暴。

我們的生命通於萬物，因為我們的生命就和萬物的生命相通。宇宙萬物的存在，和我們的存在相連。萬物仍存在，無論通常所謂有生物無生物，都是在體內有活動，每一秒都由能夠存在而成為存在，這種內在活動就是生命，生命雖有程度的高下，卻是因同一生命而相連貫。原祖亞當的罪，不僅流毒於人類的生命，也使整個宇宙萬物的存在生命受傷，聖保祿稱為奴役的羞辱。基督降生成人，取了人的生命，和人類的生命為同一生命，和萬物的存在生命也相連。基督以救贖工程再造了人類的生命，同時也再造了萬物的存在生命，救它們出於奴役的地位，分享人類成為天主子女的光榮。

因此，人的生命達到和基督的生命，完全相融合的境界時，宇宙萬物將和他在基督的愛內相通。聖保祿說：「因為我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岸的，是深淵的，或是任何別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們和天主的愛相隔絕，這愛融會我們在基督以內。」（羅馬人書第八章第三十八節）

而且，在救贖工程完滿結束的一天，新次序完全建立。「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將王國獻於天父；因為基督必得王國，天父要把一切放在祂的腳下。……萬物既服屬於祂，祂以孝子之情也必服於叫一切屬於祂的聖父，使天父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格林多前書第十五章第二十四—二十八節）

聖保祿當時就囑咐格林多教友：「無論誰，都不可拿人來誇口；因為萬物全是你們的。即使或是保祿，或是亞波羅，或是蓋法，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都全是你們的；你們則是屬於基督的，基督又是屬於天父的。」（格林多前書

第三章第二十一節）

順序看萬物，萬物來自天主，歸於天主，人則居於中間，萬物受天主所造。供人生命使用，人使用萬物以歸於天主，原罪隔絕了天地，萬物和天主不相通，人類成了障礙，不再引萬物歸屬自己，阻擋和天主相通。人心以基督的生命，通於萬物，以基督的愛，愛惜萬物，

在超越的境界裡，實現儒家的「參天地之化育」。

一三三、天人合一

心靈生命的境界，能夠通於人，通於物，必定要天人合一。不通於天，則不通於人和物，通於人和物，目標也在通於天主。

領受洗禮，接受基督的神性生命，與基督結成一體。力行克制私慾，在日常生活上，常常意識基督在心內，指導一切，承行天父的旨意。天父和聖神也必降臨到心中，開始天人合一的圓融生活。雖然一切都憑信德，信德則堅定我們的心。

與基督結成一體，融會在基督的愛裡，用基督的愛，將宇宙間的人和物，提進我們的心內，我們和人和物同化，同化於基督的愛裡。在我的心裡基督的愛，結合了天主聖三，結合了宇宙的人和物，不僅是和孟子所說：「萬物皆備於我」，而是真能實現佛教的最高圓融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雖入而仍獨立存在，雖獨立存在而彼此相通，在生命的深處，歸聚到生命的源泉。

中國古代的傳統，常以天人合一為精神生命的根源和目標。儒家主張人與天地合德，以仁心參預天地的化育，發揚萬物的生命，道家主張人的氣合於天地的元氣，再合於道，駕馭

萬物，和天地而長終。佛教主張空虛自己，在自心顯現真如，進入涅槃，長樂我淨。

我們領洗，因聖洗和基督結成一體。我們因基督和天主聖三相結合，在世界生活中以德而渡這種天人合一的生活，死後升天進入永生，乃完滿地實現天人的合一。

在信德的生活時，天人合一的境界，可以增可以減，而且還可以消失；消失的原因則是罪惡。

1. 通於聖事

基督為加強我們和祂的結合，建立了聖事，聖事供給我們聖寵，聖寵乃是我們和基督合一生命的養料和力量。

聖體聖事，由基督在最後晚餐所建立，以祂的體血作我們精神生命的飲食。基督自己向猶太人曾經明明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生命之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的生命而賜給人。」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麼能夠把自己的肉給我們喫呢？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生命就不在你們內。喫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飲料；喫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在他裡面。」（若望福音 第六章第五十一—五十六節）

耶穌又說：

「叫人活著乃是神，不是肉體，肉體是沒有益處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是神，是生命。」（若望福音 第六章第六十三節）

耶穌所說肉和血，不是肉體的肉和血，是祂從死者復活後的精神體之體和血。祂在最後晚餐裡，建立聖體時：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著喫，這就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眾人而

傾流。」（馬爾谷福音 第十四章第二十二—二十四節）

和基督合一的生命，須要用基督的體血去支持，去養育，去發揚。當基督的體血藉著餅和酒的形相進入我們口中，基督自己進入了我們的心靈，聖父聖神一同也來臨，如同基督自己所說：「我在他們裡面，父，你在我裡面。」（若望福音 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節）我們和基督合一的生命，便能日益增長，對基督在我們內的體驗，日漸深切；對基督愛我們的愛心，更能領悟，我們對基督之愛，日新又日新。渡天人合一生活的人，必有和聖事相通的境界，領聖體聖事決不是偶而或間斷地的實行，而是常常領取的境界。

2. 通於祈禱

兩個同居的人，怎麼不常相交談？若不交談，必是兩人反了臉。兩個相戀的青年男女，怎麼不常密語談心？若不談心，必是彼此想要疏遠了。我們和基督結成一體，當然常要和他談話，傾吐心情，祂既是我們的主，是我們的天主。一體的生命，須要通於祈禱。

祈禱是我們和基督談話，又是我們同天父交談。

晚間不能入睡，一片黑暗，舉目無所見，心中卻有基督，談一天的經歷，談以往的憂喜，談將來的希望。靈光中，和基督一同轉向天父，體驗到慈愛的照顧。

清晨起床，開燈，心神一亮，將一天的事託付基督，「願主與我同在。」

慢步進聖堂，恭向聖體致敬，行默想，行聖祭，一天的精力，一天的光明，一天的熱火，大量補充。

出門上班，進到辦公所，通常見面的面孔，日常手頭的公務；主，求賜我尊奉天父旨意而和祢一同工作的興趣。

突然有了難事，主管誤解，同事推諉，聽見有人怒吼；主，求祢平息風暴，還我安寧。朋友反目，周圍熱嘲冷笑；主，求祢掃除黑霧，雲消天清。

家中似乎空虛了，一片寂寞，流入心頭。主，不要遺留我孤獨一人。

同事上升，鄰居氣派大，親戚們都側目相看；主，祢許下了要以祢聖父賜給祢的光榮賞給我。

身體酸痛，精力疲倦，病魔纏繞；主，祢說過祢的神力在軟弱中更顯堅強。

晚間，聖堂清靜，一燈獨照，聖體櫃默默無言；主，一天的生命，一天的工作，一天的遭遇，都是天父的恩賜。

每段時間，有向天主要說的話；每樁事件，有向天主討主意的需要。基督在世講道的忙

碌三年中，常徹夜到荒郊獨自祈禱。聖人們的生命，溶化在祈禱的熱火中，尤其在老年患病時，不接觸人世的事，少見來訪的人，手不能寫，耳目不聰，心中可以想的只有以往的事，心中可以希望的只有信德給的希望。喃喃地誦唸玫瑰經，求聖母牽著手，安渡風燭的殘年。但，在祈禱中，找到自己安寧，找得自己的力量。聖保祿宗徒說：「我的好仗已經打完，我的路已經跑盡，我保全了信仰，現在我等候公義之主給我應得的榮冠。」（弟茂德第七書第四章第八節）

3. 通於痛苦

聖保祿宗徒說：「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我不知道講什麼，祇知道講基督，而且是祇知道講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格林多前書第二章第二節）在現世我們所結合的基督，而是繼續救恩的基督，基督為完成救恩，遵行天父的旨意，以自己的體血作犧牲，奉獻了十字架的聖祭。基督為繼續完成救恩，便繼續十字架的祭祀，建立了彌撒聖祭。在彌撒開始時，主祭者邀請參禮者：「各位教友，現在我們大家認罪，虔誠地舉行聖祭。」預備了餅酒，正式進行祭典時，主祭者又說：「各位教友，請你們祈禱，望全能天主聖父，收納我和

你們共同舉行的聖祭。」正式祭典開始，在第一感恩經裡，主祭者說：「至仁慈的聖父，我們仰賴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懇求祢悅納並降福這些聖潔無玷的犧牲。」成了聖體聖血以後，主祭者祈求天主聖父：「求你慈祥地垂視這些祭品，並欣然予以接受，就如祢曾接受了祢的義僕亞伯爾的祭品，我們的信仰之父亞巴朗的祭獻，和祢的大司祭默基塞德所奉獻給祢的，聖潔的祭品，無玷的犧牲」。同時，在第三感恩經中，主祭者還說：「願聖神使我們成爲祢永恆的祭品。……但願這與祢修好之祭，有助於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得救，並使旅途中的教會，……在信德和愛德中堅定不移。」我們在彌撒聖祭中，和繼續救恩工程的基督合而爲一，奉獻基督的體血，並把我們自己的生命，一同奉獻。我們的心情和十字架上的基督之心情，融會同化，我們也願成爲永恆的祭品。

天天的生活，成就我們的願望，如同基督所說天天背著十字架，跟著祂走。工作的勞累，人際關係的摩擦，環境的變化，壞心人的陷阱，處處都是十字架。同事者的不瞭解，主管者的誤會，好奇者的惡言傳述，妒嫉者惡意的毀謗，處處也插上十字架。精神的疲倦，心情的低落，病痛的打擊，更是加重十字架的重擔。我們想起早上的彌撒，憶到自己同基督奉作犧牲，我們呼求聖神助一臂之力，使我們的十字架，也成爲聖潔的祭品。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貞。」一同受苦的人，真爲知己，具有同情。在十字架的痛苦中，我們和基督合一，基督認我們爲知己，愛惜我們的同情。彼此間的感情，有加無已。

每天的十字架，可多可少，我們都樂於接受，以參加基督的救世工程。聖人們則自己主動製造十字架，既為克制私慾偏情，更為表現對基督之愛。對自己的言行，嚴加規律，眼睛不亂看，耳朵不亂聽，能夠「六根清淨」。目前的社會充滿享樂主義，青年人更活潑自由，但，總要如孟子所說「有所不為而後有為」，更要有聖女大德蘭的志願：或是受苦或是死。受苦才可以表現對天主的愛，才可以參預基督的救世工程。

4. 默 觀

我們領洗，取得基督的生命，和基督合成一體。我們的心靈「本質」，被提到基督的天主性「本質」，在「本質」上有了改變。我們的心靈因此具有觀看天主「本質」的能力，又具有超性活動的能力。但是我們的「存在」，則仍是我們人性的「存在」，在人性的「存在」裡，懷著天主性的「本質」。就如聖體聖事，聖體的存在是麵餅的存在，聖體的本質則是耶穌的身體，在麵餅的存在有了變化使麵餅已經不存在時，聖體的本質也就消失。在麵餅的存在完好時，耶穌身體在聖體內的活動表現於麵餅的活動，或是由司鐸拿起，或是被擘開，或是被領入口，或是放在聖櫃裡，一切是麵餅「存在」的活動。我們領洗取得天主教生

命的「本質」，繼續我們人性的「存在」，我們心靈的天主性生命，也就以人性「存在」而活動。我們具有觀看天主本質的能力，但因人性「存在」的認識活動，由感官供給感覺印象，再由理智攝製理性的觀念，沒有能夠直接觀看天主本質的可能。因此，祇能經由信德而在世物的象徵裡觀看天主。然而，一顆完全清潔的心靈，空虛了對世物的想念，全心愛慕天主，在由信德觀看天主時，雖不見天主的本質，但能體念到心靈因天主而得到欲望的滿足。這種滿足感安定心靈，堅固心靈，使心靈有得到生命目的之意識。生命雖然仍有痛苦，仍有誘惑，仍有黑暗，然而心靈必定安寧，在痛苦中有快樂，在迷惘中有途徑。他會意識到有一種超然的力量。如同一隻無形的手，在旁支持他。這隻手是基督的手，由基督手中發出聖神的神力，養育他的天主性生命。

我曾在一天清晨由夢中醒來時，記憶夢中所見，得一對聯：

「處理人世事不以人世事以天世事處理

接觸塵世界不以塵世界以神世界接觸」

人性的「存在」，處在人世裡，活在塵界中，凡百事來，看到天父的意旨，適意的事，用愉快的感恩心情接著，不適意的事，用同基督受苦的心情接著。輕鬆地這樣看事，不勉

強，不繞圈，事事看到天父意旨，這是心靈的默觀。

接觸各色的人：高官，學者，富商，美婦，貧者，病者，朋友，仇敵。接觸時，看到天主的子女，顏色和言語的表情，濃淡不同，然而基督的愛心，溢於言表。人性的「存在」，還有時免不了發怒，憤意，基督的愛也仍藏在怒氣和憤氣中。這種對各色的人所具的愛天主子女的愛心，不因同感而偏，不因惡感而絕，看人人為天主子女，這是心靈的默觀。

宇宙萬物，各有顏色，各有美妙，春花秋月，狂風驟雨，都顯示天主的美善。對著太陽看見天主的光明，對著月亮看到天主的良善，對著大海的巨浪看到天主的威嚴，對著雨後群山的清新看到天主的微笑。朵朵小花，片片樹葉，處處流露造物主的化工。敞開胸懷，近接萬物，同萬物歌頌造主的愛心，這是心靈的默觀。

靜靜的聖堂中，對著長明的聖體燈，回憶著天父在本人一生的歷程中，各色各樣的照顧，心靈濃厚地體驗到天父的慈愛。逐漸放寬天父照顧的範圍，每天照顧宇宙無限的群生，心靈體驗天父的愛有如無垠的大海。大海一片光明，海水共長天一色，在一片光明的愛海中，默觀天父對自己，對世界一切處置；這是心靈的默觀。

若是天父高興提攝人的心靈，暫時離開人性的「存在」，使精神性的心靈直接面對天主絕對精神的本體，兩者都是純淨的透明體，精神性的心靈收了天主絕對精神的本體，心靈所

見和所受的，都不能言宣，人世的語言不能傳述。聖保祿宗徒祇能述說自己的經驗：「我認得一個在基督內的人，在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層天上，他或是在身體內，或是在身體外，我都不知道，祇有天主知道。我認得這個人，當時是在身內或身外，我都不知道，祇有天主知道。他被提到天堂樂園，所聽所見的奧妙，不是人可以說的。」（格林多後書 第十二章 第二—四節）這乃是超越的神妙默想，可望而不可求，完全由天主自己定奪。

默想生活的境界，乃誠實地實現和基督結成一體的生活。心靈安祥，純樸，同基督工作，事事處處看到聖父的愛，時時刻刻尋求聖父的光榮，常常默念：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

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你，

永世無疆。」

民七十六年七月廿九日陽明山中國飯店完稿

民七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改正稿